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八年十二月

金門浦邊貝塚遺址 的文化內涵和分布範圍

陳維鈞*

浦邊貝塚遺址位於金門島太武山西北方的海岸沖積緩坡上，發現初期曾經過小規模的試掘，出土貝塚遺跡、陶質和石質等文化遺物、以及多樣的生態遺留。金門地區出土具有類似文化特徵的考古遺址，還包括金門島的后豐港遺址、烈嶼的青岐遺址和西湖遺址等。學者並以浦邊文化來統稱這些遺址。由於浦邊文化的遺址只有浦邊遺址和后豐港遺址進行過試掘，各遺址的文化內涵和分布範圍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針對浦邊遺址，以密集且全面性的地表徒步調查、配合採土器在現存貝塚露頭上，進行人工淺層鑽探、並抽樣試掘主要貝塚露頭、進而採集定量土壤樣本進行生態遺留和花粉分析，藉此深入探討遺址的文化內涵和可能的分布範圍，並以出土的文化內涵和測定年代，與福建沿海地區約略同時期的考古文化和遺址，進行比較分析和討論。

關鍵詞：浦邊遺址（文化） 貝塚 金門島 文化內涵 分布範圍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浦邊遺址的發現和研究歷程

浦邊遺址是一九九四至九五年期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仲玉先生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執行「金門地區考古遺址初步調查」計畫所發現的一處史前考古遺址。

浦邊遺址在發現之初，曾分別經過兩次試掘，試掘面積共為 6 平方公尺。包括一九九四至九五年陳仲玉先生在其指稱的浦邊遺址第一地點，進行了一個南北向 2x1 平方公尺的試掘探坑，貝層厚度較薄，厚約 30 公分。出土陶片總數 140 件，其中，約百分之九十三為紅橙色系。未見石製器物。此一貝塚的年代，以貝殼做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所測得的結果，約在距今 4,000 到 3,400 年前（陳仲玉、董倫道 1995）。以及一九九六至九七年陳仲玉先生執行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的「金門島考古遺址調查研究」計畫時，在其指稱的浦邊遺址第二地點，順著產業道路的田邊，進行了一個 2x2 平方公尺的試掘探坑（陳仲玉等 1997）。在往後的幾年內，分別有筆者（1999, 2006, 2010）、蘇啟明等（2000）、陳仲玉和劉益昌（2001）、以及郭素秋等（2005, 2006）進行過地表調查。雖然浦邊遺址曾經過陳仲玉先生先後兩次小規模的試掘，以及不同學者在不同時間，多次的田野調查工作，但對於遺址的現存分布範圍尚未進行過系統調查，因此實際情況並不清楚，對遺址的文化內涵仍僅是初步認識階段。

二〇一〇年四月，金門縣金沙鎮公所進行「下塘頭至晨光教養家園聯外道路改善工程」之小型工程施工，已經進行到貝塚殘存的地段附近。由於此一聯外道路改善工程為當地居民多年來的期待，一旦停工，居民多所疑慮，事態堪稱緊急。但是浦邊遺址的確切分布範圍並不清楚，而施工計畫之預定路線的其中一線將直接穿越浦邊遺址貝塚暴露區域，將造成不可預期的影響。在維護文化資產的職責和法令的要求下，為了避免遺址可能因工程施工而遭到破壞，主管機關金門縣文化局一方面要求進行中的工程停工，另一方面立即電告並行文筆者，要求即刻派員備妥地層鑽探工具，前往現地協助評估此一道路改善工程對浦邊遺址可能造成的影響。合計以採土器 (soil auger) 進行了 60 孔人工方式的地層鑽探，以確認地層中的文化層或貝塚的堆積遺留，並提交〈浦邊遺址地層鑽探初步結果〉的評估報告和建議給主管機關（陳維鈞 2010）。

同年十月，筆者接受金門縣文化局委託進行「金門縣浦邊遺址文化的內涵暨範

圖研究計畫」。顧名思義，此一研究計畫主要的目的即在瞭解浦邊貝塚遺址的文化內涵，以及遺址現存的分布範圍，以做為文化主管機關後續的遺址保存維護和管理的參考依據。該研究計畫以「下塘頭至晨光教養家園聯外道路改善工程」所完成的地層鑽探工作所得的地層堆積結果為基礎，配合浦邊遺址周邊的地形圖，除了進行密集且全面性地表徒步調查外 (int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pedestrian survey)，尤其注意暴露出貝塚地層的坡坎或田埂坡地。另外，也進行定點抽樣探坑試掘，並做進一步地層鑽探，確認地層堆積的情況，進而瞭解文化層的分布，期能有效地評估浦邊遺址的現存範圍。本文所呈現的，就是現階段對浦邊遺址文化內涵和遺址可能分布範圍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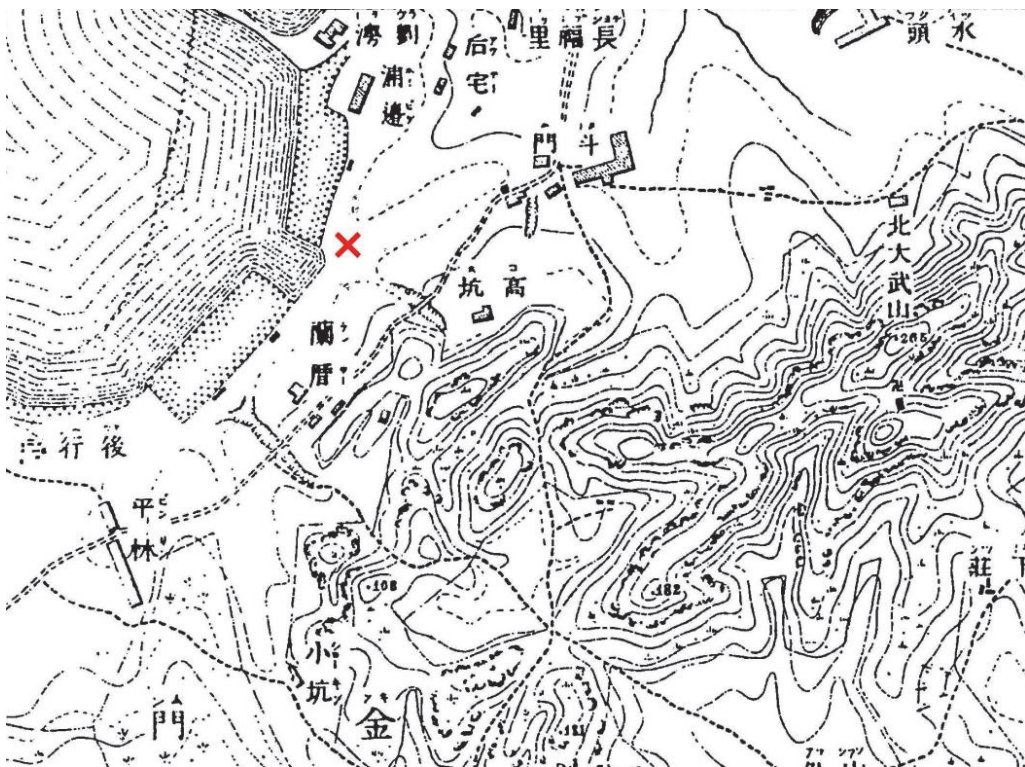
二・浦邊遺址的地理位置與保存現況

浦邊遺址位於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浦邊聚落南方約 840 公尺，太武山西北方，環島北路中蘭到下塘頭段西側，面對后江灣。該處為一東南略高而向西北緩傾的沿海沖積緩坡地。無名小溪由遺址現存範圍之東，流經遺址之北，然後注入后江灣。貝塚地層暴露的地方，基本上分布在小溪的左側，以及小溪出海口附近的兩側。此地段地質結構屬於近代沖積層，此一沖積層覆蓋在紅土層之上，由風力、河流、海浪、或海流等的搬運沖積而成。沖積層的組合，包含古期沖積泥沙、泥炭、碳質粘土、以及最近期的河積物、海濱沙、和沙丘。這些沉積物多分布在溪谷兩岸、海濱、崖腳、以及平原低地。遺址所在位於中蘭到浦邊后江灣海岸附近，據調查其沉積以泥質沉積物為主（楊天厚、林麗寬 2007, 15-16）。

如果將今日的地圖（2011，圖一），與明治三十五年（1902，圖二）日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測製的古地圖（日本陸地測量部測製 1994），以及民國二十五年（1936，圖三）福建省陸地測量隊所繪製的地圖（日本陸地測量部測製 1988）加以比較的話，百餘年來，浦邊遺址所在的沿海沖積緩坡，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當時有小溪在浦邊遺址以南不遠處入海，而浦邊與劉澳之間則有一內凹的海灣。比較明顯的變化在今日的海岸線向外移，而內凹的海灣已經淤塞，應該是近幾十年來，該地區開發建設所造成的。從這兩張古地圖觀察，有關文獻記載，百年前海水可達下塘頭，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圖一：浦邊遺址鄰近區域圖（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2011）
（浦邊遺址在本圖的左下位置）



圖二：明治三十五年（1902）由日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所測製的早期地圖
（局部，浦邊遺址所在以 X 表示）



圖三：民國二十五年（1936）五月由福建省陸地測量隊所繪製的早期地圖
（局部，浦邊遺址所在以 X 表示）

浦邊遺址所在的沖積緩坡素為金門島上重要的農業用地之一，一九八七年為促進農地的合理有效運用，發揮土地的生產效能，以提高農民的經濟收益，由政府斥資，在此地進行中蘭農地重劃。貝塚之所以會暴露，主要是因為產業道路的闢建、水池的開挖、以及農作的墾殖等人為活動，使得富含貝塚堆積的地層暴露在自然環境下。地層堆積長期的暴露，經過日曬雨淋、溫濕度的變化、以及不定時的強烈氣候變化等侵蝕過程，如每年夏秋之間的颱風侵襲，土壤流失而造成地層結構鬆動崩塌。加上中蘭農地重劃區為機械化農作區，土地被密集使用，輪作小麥和高粱，聯外交通的產業道路使用頻繁，且地面並未以水泥加固，以致於因為重力作用，造成地面下陷，邊坡崩塌。在自然營力和人為作用力的交替循環的作用下，更加速土壤的流失，危及僅存貝塚的完整性。

整體而言，因為遺址地層堆積暴露在自然環境之下，加上位於使用頻繁的機械化農作區，以及水池的開挖等人為活動，浦邊遺址已經遭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以致於僅剩下今日局部地區的殘存範圍，遺址的保存情況並不好。

為瞭解浦邊遺址的文化內涵和遺址現存分布範圍，本研究繼陳仲玉在一九九四至九五年發現之初的試掘，以及一九九六至九七年的再次試掘，前後兩次試掘的面積共計 6 平方公尺之後，進行了第三次試掘工作。以下針對本次試掘所得的結果，例如遺址的內涵，以及遺址分布範圍等，進行論述。

三・浦邊遺址試掘和鑽探過程與探坑地下層位堆積

如上所述，二〇一〇年四月浦邊遺址曾因「下塘頭至晨光教養家園聯外道路改善工程」施工的緣故，筆者協同助理前往該預定路線，進行採土器的人工地層鑽探，並初步評估遺址可能的分布範圍，以避免工程施工破壞遺址現存的部分。該工程包括兩條東北西南走向的平行道路（圖四的 T1 和 T2），其中西側預定路線（T1）長約 965 公尺，將直接穿越浦邊遺址貝塚地層暴露的地帶；東側預定路線（T2）長約 810 公尺，T2 在下塘頭聚落以南，約 220 公尺處，恰在 T2-N12 鑽探孔附近的坡坎上，發現一處夾雜磚、瓦、瓷片等遺物的近現代貝殼堆積，長約 2 公尺，厚約 15 公分（圖五的貝塚露頭④）。另外，在 T1S03 鑽探孔東南約 8 公尺的坡坎上，也發現一處夾雜瓦片、硬陶的近現代的貝殼堆積，長約 5.4 公尺，厚約 30-40 公分（圖五的貝塚露頭⑤）。基本上，在預定進行改善工程的道路上，工作人員以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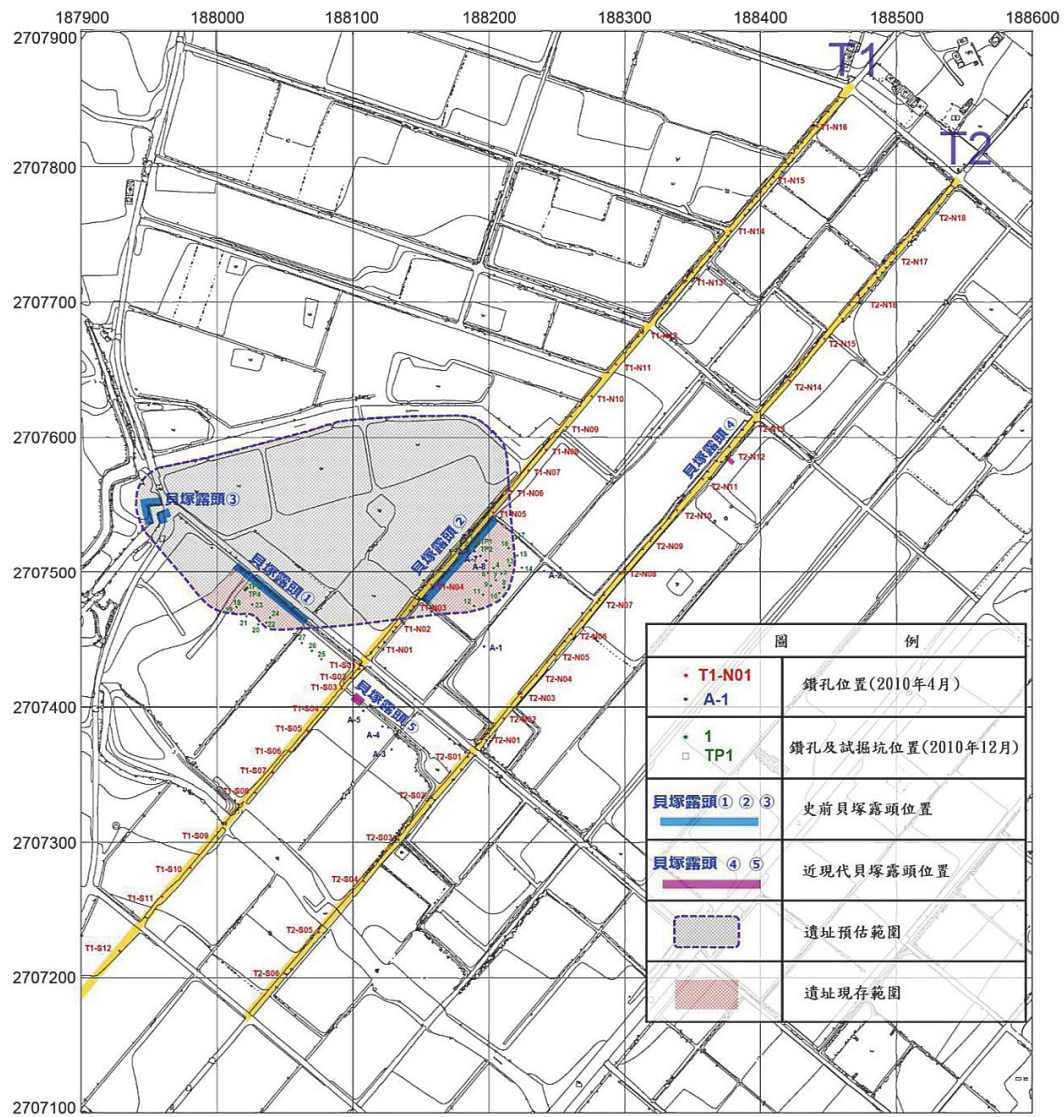
貝塚的遠近，決定地層鑽探的間距。距離貝塚暴露區域越近的地帶，可以說是鄰近貝塚的敏感地帶，鑽探孔較密集，地層鑽探的間距較短，鑽探孔之間相距約為 10 至 20 公尺。其他遠離貝塚暴露區域的地層，鑽探的間距則較大，約在 20 至 50 公尺之間。由於是以人工方式進行地層鑽探，因此鑽探的深度，主要受限於地層鑽探的難易程度。部分地區地層結構因乾燥而硬實，向下鑽探極為困難，有時甚且需要向鑽探孔內進行灌水，鬆動地層堆積，方能繼續鑽探。鑽探的深度，大致上都向下鑽探到地表下 200 公分的深度，較淺的也有大約 140 公分。

從總計 60 個鑽探孔的地層堆積情況判斷，可以初步瞭解浦邊遺址的可能分布範圍，並做為後續評估遺址可能分布範圍的依據，本研究即在此基礎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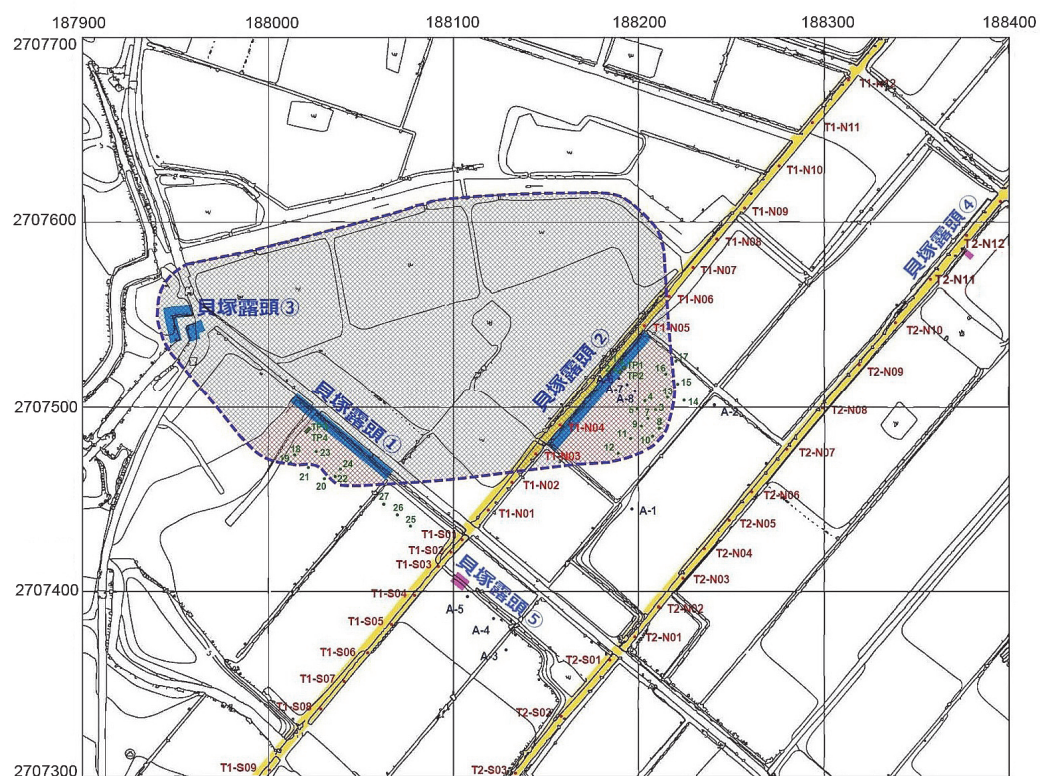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初，遺址所在的農地正值農作收成後之短暫休耕期間，經與承作農耕的農戶協調，工作人員即刻進駐開始進行試掘工作。發掘坑位的選擇，主要考慮農田的使用情形。由於此區農作皆以重機械進行墾作，向下挖掘之試掘探坑在發掘結束後，挖掘出來的土較為鬆散，回填時會產生下陷的現象，將影響日後機械墾作的進行。因此，坑位主要選擇在農田的邊緣，靠近貝塚地層暴露的地方，儘量減少影響農作的區域。

本次試掘原先規劃在陳仲玉先生所指的第一地點（圖五的貝塚露頭①）和第二地點（圖五的貝塚露頭②），各進行 2 個 2x2 平方公尺相連的探坑。其中，貝塚露頭②所在為一處長 80 公尺，寬 50 公尺，東北西南走向的長方形農田，高度高於相鄰左右兩側被向下剗平與產業道路同高的農田，落差約 1.2 公尺。貝塚的地層因產業道路的闢建而暴露，因此，左右兩側農田如果曾經存在貝塚的地層，也已經被剗平而遭到破壞。從暴露的地層堆積，亦即農田的坡坎來觀察，貝塚露頭②的現存範圍，長約有 16.1 公尺，堆積形狀略呈凸透鏡狀，分布在地表下約 20 至 30 公分處，中間部分最厚，可觀察的部分約有 100 公分厚，貝塚的厚度向兩邊縮小。此貝塚的東北側和西南側的農田坡坎上，可見不連續分布的小型貝塚堆積，分布在地表下約 60 至 80 公分，長各約 220 公分和 50 公分，厚約 10 至 20 公分（圖六）。在貝塚露頭②進行的試掘探坑為 2 個 2x2 平方公尺，分別以 TP1 和 TP2 表示，兩探坑以 1 公尺之界牆相隔，位置選在產業道路上方之農田邊緣，距該農田的西北角約 20 公尺的地方。至於原位於無名小溪入海口左右兩側的貝塚露頭③，其左側貝塚已被道路興建覆蓋，右側地表則為雜林覆蓋，空地狹小，加上地面泥濘，貝塚保存狀況也不好，因此沒有規劃進行考古試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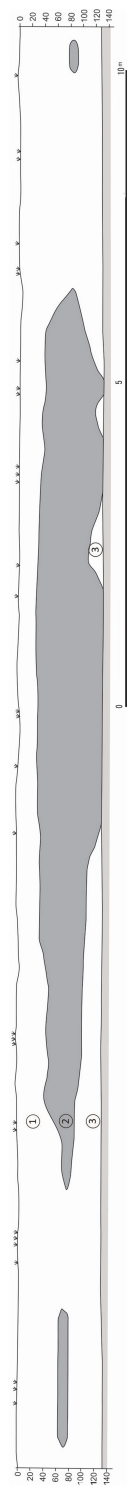
金門浦邊貝塚遺址的文化內涵和分布範圍



圖四：浦邊遺址鑽探孔與試掘坑分布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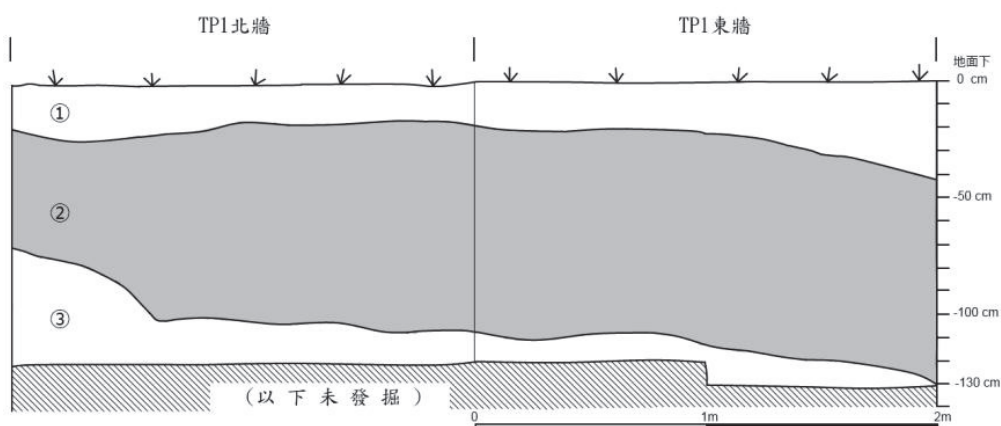
圖五：浦邊遺址鑽探孔與試掘坑分布示意圖
(局部放大)



圖六：浦邊遺址貝塚露頭②地層堆積示意圖

本次試掘以人工層位發掘法，每層以 10 公分為單位的方式，向地層下方進行挖掘，期能瞭解地層堆積的情形。由地層的顏色變化和土質變化的情形來看，位於貝塚露頭②的 TP1 試掘坑的地層堆積，與陳仲玉先生（陳仲玉等 1997）第二次試掘的探坑（PPII-P1），基本上一樣，由上至下分別為：（圖七）

- ①耕土層：褐色 (Hue 10YR 4/4, brown) 砂質壤土，質地較鬆散，厚約 20 至 40 公分，夾雜植物根莖，以及近現代遺留，如磚、瓦、硬陶、瓷片等。
- ②文化層：褐色 (Hue 10YR 4/6, brown) 砂質壤土，質地堅硬，厚約 40 至 90 公分，貝殼密集，伴隨陶片和少量獸骨。
- ③生土層：黃褐色 (Hue 10YR 5/6, yellowish brown) 砂質壤土，土質堅硬，顏色較淡，上緣有一些自上層滲透的遺物及貝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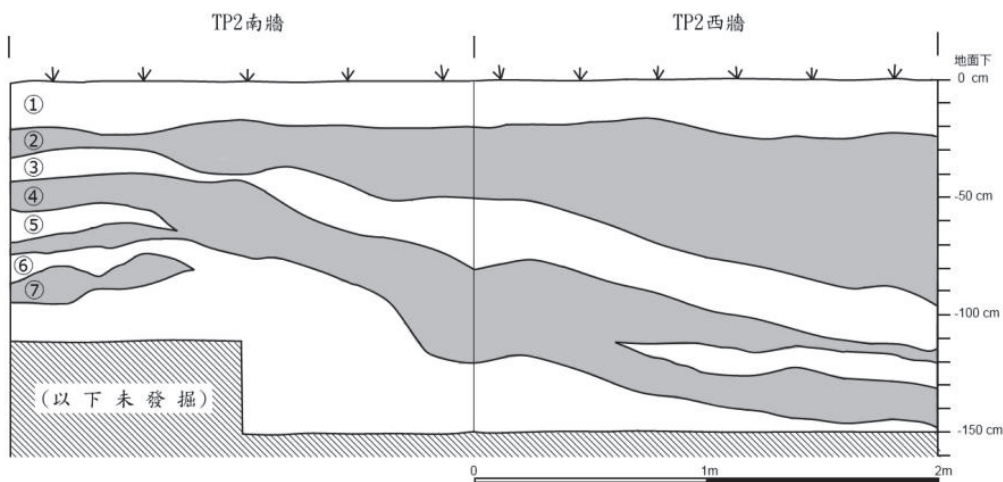


圖七：TP1 試掘坑北界牆及東界牆地層堆積圖

TP2 試掘坑的地層，呈現不連續的堆積，由地層的顏色變化和土質變化的情形來看，應該是原始堆積過程所造成的現象。TP2 試掘坑的地層堆積由上至下分別為：（圖八）

- ①耕土層：灰黃褐色、渾黃褐色 (Hue 10YR 4/2, grayish yellow brown; 10YR 4/3, dull yellowish brown) 砂質壤土，質地鬆散，厚約 20 至 25 公分，夾雜植物根莖，以及陶片、磚、瓦、硬陶、瓷片等遺留。
- ②文化層：渾黃褐色、褐色 (Hue 10YR 4/3, dull yellowish brown; 10YR 4/4, brown) 砂質壤土，質地堅實，南側較薄約 5 至 30 公分，北側最厚可達 70 公分，內含貝殼堆積並夾雜陶片等遺物。

- ③砂質壤土堆積層：渾黃褐色 (Hue 10YR 5/4, dull yellowish brown) 砂質壤土，純淨砂土堆積，質地堅硬，幾無遺物。
- ④文化層：渾黃褐色、褐色 (Hue 10YR 4/3, dull yellowish brown; 10YR 4/4, brown) 砂質壤土，地層傾斜呈南高北低走勢，厚約 20 至 40 公分，內含貝殼堆積並夾雜陶片等遺物。
- ⑤砂質壤土堆積層：渾黃褐色 (Hue 10YR 5/4, dull yellowish brown) 砂質壤土，純淨砂土堆積，主要分布於東界牆，延伸至南界牆後消失。
- ⑥砂質壤土堆積層：渾黃褐色 (Hue 10YR 5/4, dull yellowish brown) 砂質壤土，純淨砂土堆積，質地堅硬，幾無遺物。
- ⑦文化層：渾黃褐色、褐色 (Hue 10YR 4/3, dull yellowish brown; 10YR 4/4, brown) 砂質壤土，厚約 5 至 15 公分，往東牆延伸，內含貝殼堆積並夾雜陶片等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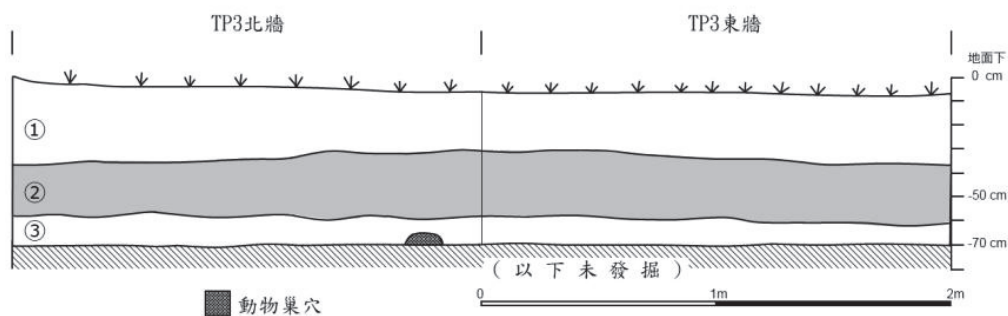
圖八：TP2 試掘坑南界牆及西界牆地層堆積圖

貝塚露頭①所在農田的邊緣久未耕作，發掘前之地表種植綠肥，地層異常乾燥堅硬，向下挖掘極為困難。在時間和人力的考慮之下，TP4 試掘坑僅發掘到 L3，亦即地表下 30 公分，即決定停止下挖，而相連的 TP3 試掘坑則發掘到生土層才結束。TP3 試掘坑的位置，位於陳仲玉先生第一次試掘 (PPI-TP1) 位置的南側，二者以一田間小徑相隔。TP3 試掘坑的地層呈現水平堆積，貝塚堆積厚度明顯變薄，其

陳維鈞

厚度與 PPI-TP1 試掘坑約略相同。由地層的顏色變化和土質變化的情形來看，TP3 試掘坑的地層堆積由上至下分別為：（圖九）

- ①耕土層：渾黃褐色、褐色 (Hue 10YR 5/4, dull yellowish brown; 10YR 4/6, brown) 砂質壤土，質地堅硬，厚約 25 至 35 公分，夾雜植物根莖，以及硬陶、瓷片等近現代遺留。
- ②文化層：暗褐色 (Hue 10YR 3/3-3/4, dark brown) 砂質壤土，質地堅硬，厚約 20 至 30 公分，內含貝殼堆積，伴隨陶片、石器遺留。
- ③生土層：暗褐色 (Hue 10YR 3/3, dark brown) 砂質壤土，質地堅硬，北牆東側有一動物巢穴。



圖九：TP3 試掘坑北界牆及東界牆地層堆積圖

探坑試掘的結果顯示，各試掘探坑的貝塚堆積厚度不一，也並非完全是水平堆積，有的甚且呈現不連續的堆積。不過，貝塚堆積的起始面，大體上呈現水平的分布。此一現象可能與機械化農業墾作有關，如 TP1 試掘坑和 TP2 試掘坑所在的農田使用頻繁，貝塚堆積開始在地表下約 20 至 30 公分處，與機械整地影響的深度相當。而貝塚堆積上層的貝殼較為破碎，也可以說明地層堆積曾經遭受農業活動的擾動。

為了瞭解貝塚出土貝類的內涵，包括種類、數量、重量、以及層位分布情形，發掘過程中全面採集了試掘探坑 TP1 / TP2 界牆，靠近 TP1 試掘坑西南角，大小約 0.5×0.5 平方公尺的柱狀體的土樣，全數運回實驗室清洗，分別以篩網（網目大小分別為 1mm 和 0.5mm）進行文化遺物和生態遺留的採集和分類。另外，為了瞭

解遺址的古地理環境，在 TP1 試掘坑的東界牆斷面上，由發掘結束坑面向上，每 10 公分為一個單位，逐層採集土壤標本，做為花粉分析之用。

除了試掘探坑之外，為了瞭解浦邊遺址貝塚的分布狀況，分別在貝塚暴露的農田上，亦即貝塚露頭①和貝塚露頭②的農田上，以採土器進行人工的地層鑽探，鑽探點位置的選擇在貝塚暴露的農田邊界的反方向，以確定其可能的分布範圍。由於貝塚所在的農田表土層乾燥堅硬，必須灌水才能讓地層堆積變得較鬆散，加上貝塚的層位堆積中含有大量貝類，很難向下鑽探，鑽探深度最深達地表下 260 公分，最淺僅 20 公分即無法下鑽。從鑽探所得的地層堆積結果，如圖五虛線部分所示，研判貝塚露頭①的貝塚分布沿著西北東南走向的農田邊界，長約 60 公尺，向西南延伸。界線呈不規則狀，最寬處約有 30 公尺，面積估計約有 1,000 平方公尺。貝塚露頭②大致的分布範圍，涵蓋東北西南走向長方形農田的大部分，長約 80 公尺，寬約 45 公尺，呈現向西北開口的弧狀線，整個平面分布略呈半圓形，面積估計約 2,500 平方公尺。

四・浦邊遺址出土的遺跡與文化遺物

本次在浦邊貝塚遺址的試掘工作，因為試掘面積不大，僅 12 平方公尺，因此出土的史前文化遺物並不是很多，包括陶容器碎片、陶拍、陶紡輪、和少量的石器，但是出土大量的生態遺留，如種類眾多的貝類遺留，和少許的動物遺留。浦邊遺址發掘前的地表，大致上東南側較高，而略向西和西北傾斜。現僅就貝塚遺跡，以及各類遺物分別敘述如下：

（一）貝塚遺跡

如上所述，因為土地重劃，以及與農業相關的活動，如產業道路的闢建、水池的開挖、現代機械化耕作等，浦邊遺址現存貝塚範圍呈現不連續的分布。依貝塚露頭的位置，大致有三處，分別為貝塚露頭①、貝塚露頭②、和貝塚露頭③。其中貝塚露頭①以採土器進行鑽探，得知貝塚的上層大約出現在地表下 25 至 35 公分左右，其厚度較薄，僅約 20 至 30 公分，貝塚分布沿著農田邊界，長約 60 公尺，向西南延伸，界線呈不規則狀，最寬處約有 30 公尺，面積估計約有 1,000 平方公尺。貝塚露頭②以採土器進行鑽探所得的貝塚殘存部分，沿著農田邊界分布，長約 80

陳維鈞

公尺，寬約 45 公尺，形狀略呈向西北開口的半圓形。貝塚上層大約出現在地表下 20 至 30 公分左右，其厚度因地形之故並不一致，最厚部分可達 100 公分，殘存面積估計約還有 2,500 平方公尺。

另外，在無名小溪入海口的左右兩側，為貝塚露頭③的所在，一九九八年筆者前往調查時，海岸防風林仍用鐵絲網圍繞，並有雷區的警示牌標示，無法接近調查。二〇一一年六月份濱海的蘭洋路整建，入海口左側的貝塚堆積被水泥覆蓋，右側貝塚雖然尚在，但還是難以接近。依照目測，貝塚約在地表下 30 至 40 公分，厚約 20 至 30 公分。貝塚露頭③分布的區域接近海平面，遠低於貝塚露頭①和貝塚露頭②。從貝塚露頭的分布高度來看，位於最東側的貝塚露頭②最高，貝塚露頭③最低。推測當時的地形由東南向西和西北傾斜，與現在的地形概況，大致相似。此三處貝塚露頭，其分布範圍，似乎可以虛線加以連結，隱約可見其規模之大。不過，由於長久以來，人為的活動破壞了貝塚的完整性，也因此已經無法證實貝塚原有的分布範圍和規模。就貝塚的組成而言，三處貝塚皆伴隨出土些許的文化遺物和豐富的海生貝類遺留。其中的文化遺留，包括陶容器、陶拍、陶紡輪、硬陶、以及瓷器和石器。生態遺留以海生貝類遺留為主，最大宗為牡蠣，其次為蛤，另外也出土少許獸骨、魚骨、和節肢動物的遺留。

（二）文化遺物

從試掘探坑發掘出土的遺物，包括陶質、石質、和瓷質等不同材質製作的器物。其中，以陶質遺物出土的數量最多。分別敘述如下：

A. 陶質遺物

a. 陶容器

本次試掘，共出土 1,161 件陶容器碎片，總重量 34,997.2 公克。各坑層出土陶片的數量和重量，請參見表一。陶容器的器表顏色，大致可以區分為紅褐陶和灰黑陶二大類，前者居多，不過兩者在層位上的分布，並無太大的變化。器表顏色是比對二〇一〇年，日本農林水產省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事務局監修的《新版標準土色帖》(Revised Standard Soil Color Charts) (小山正忠、竹原秀雄 2010)。這些陶容器碎片大部分為素面陶，共出土 918 件，佔總數的 79.07%。器表施有紋飾者，共 243 件，佔總數的 20.93%。繩紋最多，共 102 件，其次為條紋（64 件），劃紋（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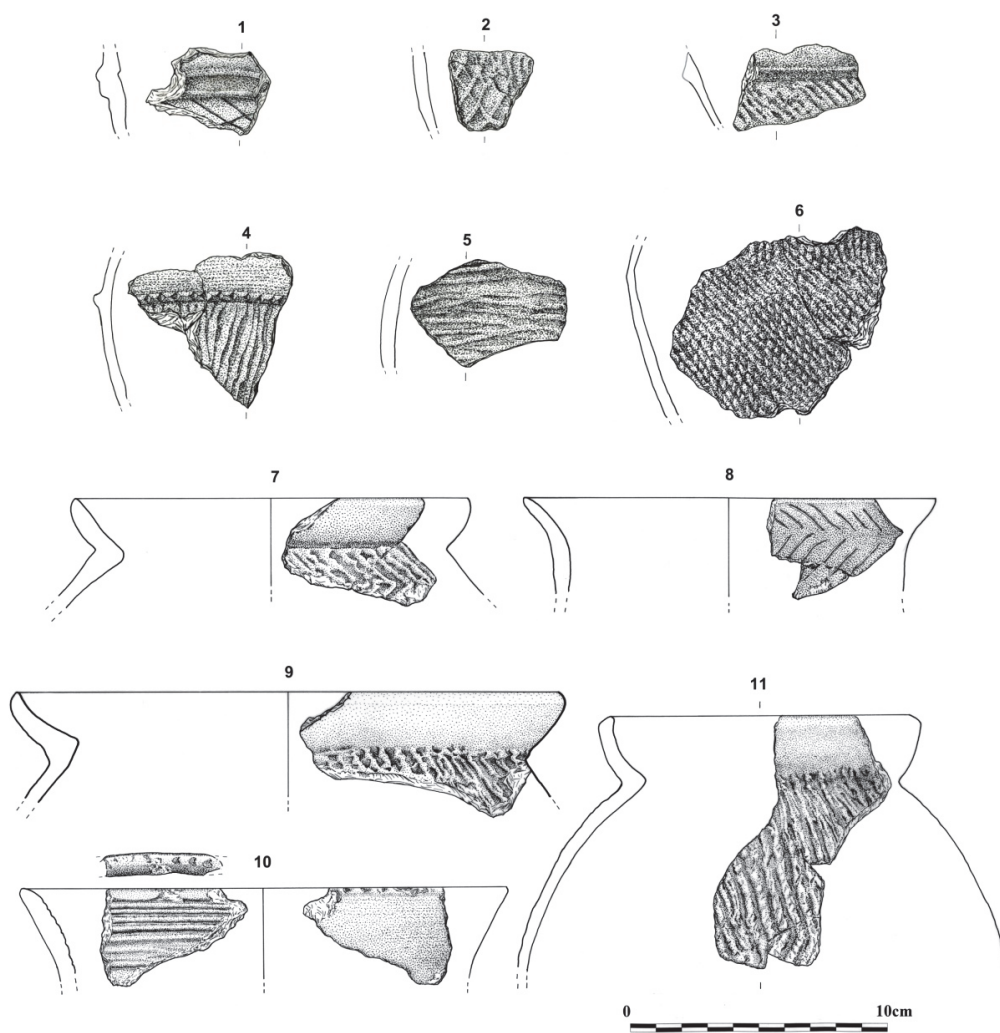
件），壓印紋（10 件，包括方格紋、貝印紋、編織紋），和複合紋（8 件，包括兩種或兩種以上紋飾一起出現者，例如條紋與劃紋、附加堆紋與劃紋、附加堆紋與劃紋和繩紋一起出現）（圖一〇）。陶容器質地的分類，首先以目視法辨識其中的攪合料、夾砂的程度、以及夾砂的顆粒大小等，經初步分類後，再由各類中挑選樣本，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科技考古實驗室林淑芬小姐，協助進行陶片切片分析。較能反映變化的口緣，其形式如罐形器和鉢形器的口緣斷面所示（圖一二、圖一四）。其中罐形器包括侈口平唇直頸鼓腹罐、侈口圓唇近直頸鼓腹罐、斂口平唇束頸鼓腹罐、以及斂口圓唇束頸鼓腹罐（圖一一）。鉢形器主要為口緣內斂的敞口鉢（圖一三）。

陳仲玉先生兩次試掘所得的結果，除了第二次試掘陳仲玉分類（陳仲玉等 1997, 16-17, 表六）的 IV 類陶（41 件）和 V 類陶（5 件）屬於泥質陶，約佔其出土總片數（729 件）的 6.3% 之外，基本上與本次出土陶片的情形相當類似。例如：都是以紅褐色系為主（其中的 I~III 類陶、以及 VI~VII 類陶，計 683 件，約佔總片數的 93.69%）、都是素面陶居多（其中的 I~III 類陶，計 665 件，約佔總片數的 9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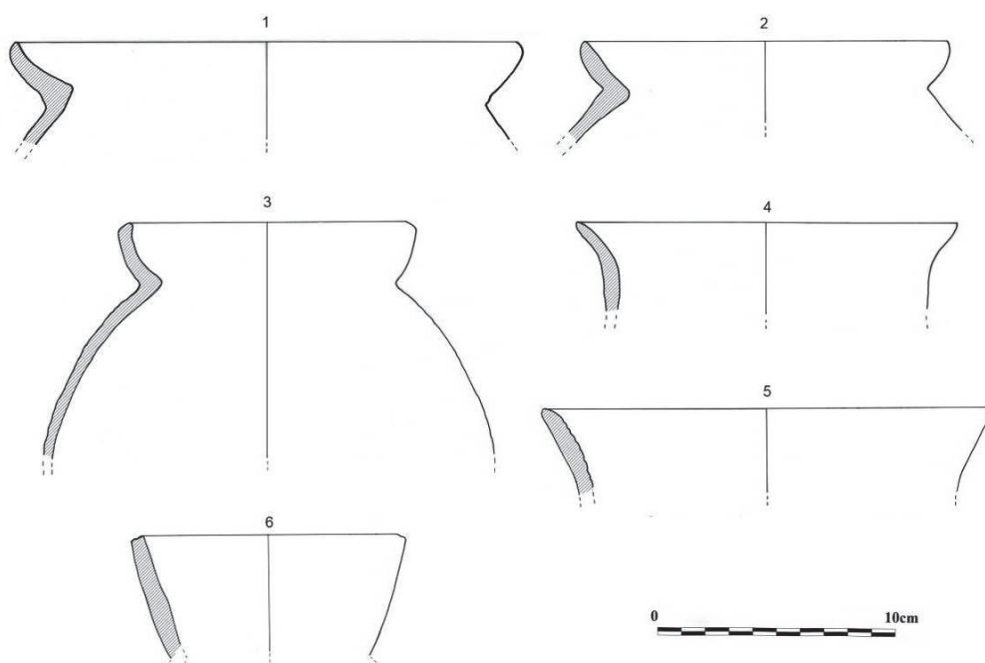
陳維鈞

表一：浦邊遺址各坑層出土陶片統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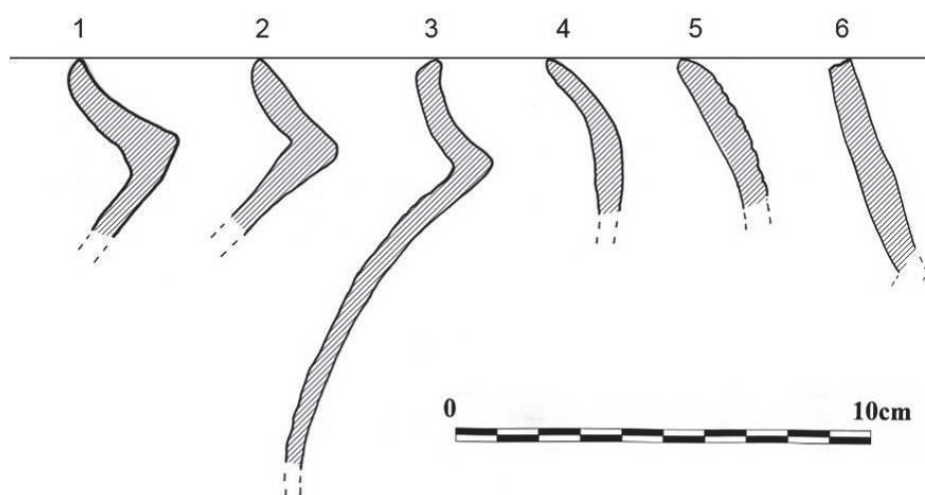
	TP1		TP2		TP3		總計	
層位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SC	0	0.0	8	184.0	4	60.3	12	244.3
L1	0	0.0	1	6.6	0	0.0	1	6.6
L2	0	0.0	0	0.0	0	0.0	0	0.0
L3	16	246.8	20	266.2	0	0.0	36	513.0
L4	47	1,304.6	15	354.5	10	109.8	72	1,768.9
L5	57	1,750.4	49	837.8	51	1,275.6	157	3,863.8
L6	77	2,770.0	76	2,211.3	12	254.7	165	5,236.0
L7	122	3,619.7	64	1,516.2	0	0.0	186	5,135.9
L8	91	2,608.1	24	609.5	0	0.0	115	3,217.6
L9	125	5,078.3	30	652.6	0	0.0	155	5,730.9
L10	94	2,964.0	25	947.8	0	0.0	119	3,911.8
L11	18	403.1	39	1,459.7	0	0.0	57	1,862.8
L12	24	813.1	3	19.1	0	0.0	27	832.2
L13	50	2,270.3	9	403.1	0	0.0	59	2,673.4
總計	721	23,828.4	363	9,468.4	77	1,700.4	1,161	34,9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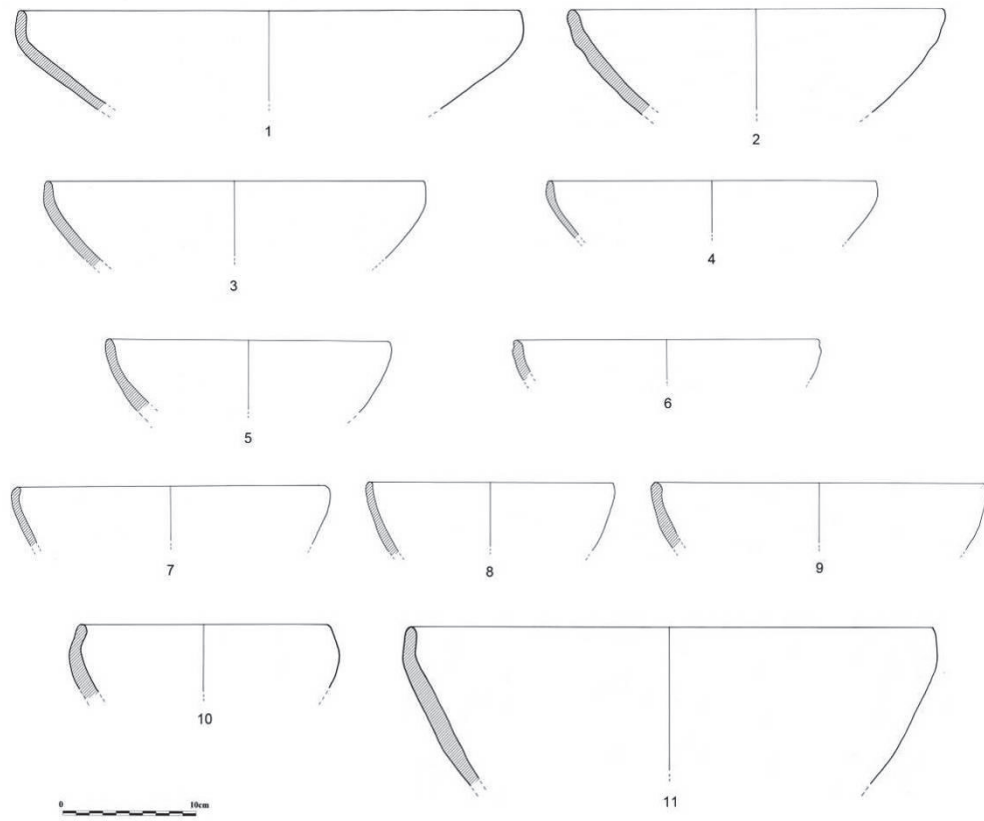
圖一〇：浦邊遺址陶片上的各類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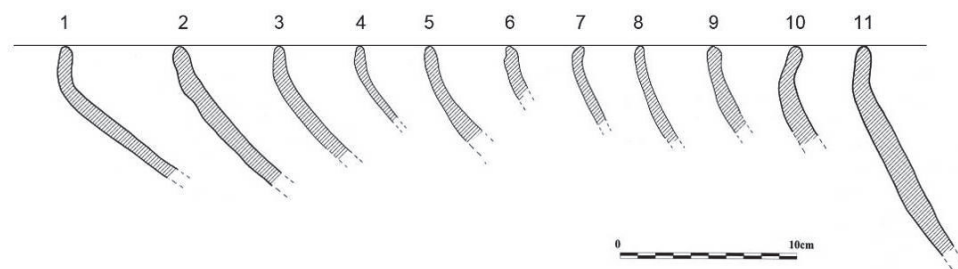
圖一一：浦邊遺址出土之罐形器



圖一二：浦邊遺址出土之罐形器口緣



圖一三：浦邊遺址出土之罍形器



圖一四：浦邊遺址出土之罍形器口緣

各類陶的敘述如下：

1. 紅褐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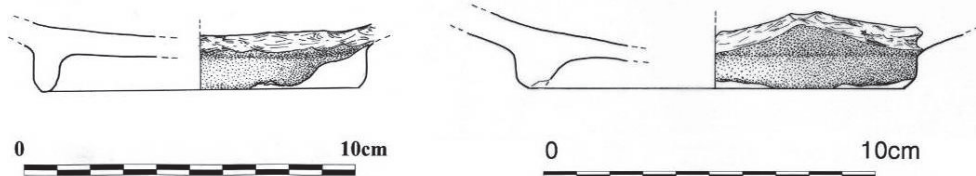
紅褐陶。共出土 1,019 件（佔總數 1,161 件的 87.77%），重 31,994.6 公克（佔總重量的 91.42%）。皆為手製，器內側有手捏的痕跡，部分表面經過磨平處理。各坑層出土的紅褐色系陶片數量和重量，與灰黑色系陶片的比較如表二所示。

- (1) 質地，皆為夾砂陶。切片結果顯示，夾砂陶依夾砂的顆粒大小，包括粗砂陶、夾極粗砂陶、以及數量最多的夾粗砂到極粗砂陶等數種。攪合料中大多夾雜石英、鉀長石、花崗岩、以及含鐵土團。送檢樣本中，有一件含白雲母，另一件含碳酸鹽類。
- (2) 顏色，器表內外的顏色大體一致，部分陶片因燒灼或煙燻，而有數種顏色一齊出現的現象。部分胎心未燒透而呈黑色，器外表出現的顏色，有褐色（包括暗褐 dark brown、灰褐 grayish brown、渾褐 dull brown、明褐 bright brown、褐 brown）、紅褐色（包括紅褐 reddish brown、暗紅褐 dark reddish brown、渾紅褐 dull reddish brown、明紅褐 bright reddish brown）、紅色 (red)、以及橙色（包括橙 orange、渾橙 dull orange、渾黃橙 dull yellowish orange、淺黃橙 light yellowish orange）等色澤。雖然多樣，但仍可統稱為紅褐色系陶。
- (3) 器型，所發現部位計有腹片、口緣、折肩、頸折、底部、和圈足等。可辨識的器型有侈口平唇直頸鼓腹罐（圖一一：6）、侈口圓唇近直頸鼓腹罐（圖一一：5）、盤形器、以及斂口敞口鉢（圖一三）。出土腹片的厚度在 0.1 至 2.77 公分之間，主要分布在 0.8 至 1.29 公分之間，計 482 件，佔紅褐色陶腹片總數 798 件的 60.4%。就口緣部位的陶片而言，其中絕大多數屬於鉢形器，共 142 件，佔紅褐色陶口緣總數 149 件的 95.3%。可以測量口徑的鉢形器口緣有 27 件，其中口徑最小約 20 公分，30 公分以上有 21 件，包括 5 件超過 38 公分的大口徑敞口鉢。罐形器屬於侈口直頸鼓腹罐，多屬殘片，無法測量口徑大小。盤形器 1 件，由 5 件碎片拼合而成，器內深度頗淺，類似盤形器，口緣內斂，圓唇，口徑偏大，約 38 公分。圈足，3 件，以泥條黏附器底而成之矮圈足。其中 1 件可測量的圈足，器高約 1.1 公分，徑約 24 公分（圖一五：右）。本次發掘分別在 TP1 試掘坑的 L13 層，以及 TP2 試掘坑的 L11 層，各出土 1 件可復原的鉢形器，口緣內斂，圓唇，圈底。以目視觀察，並非正圓，口徑分別約 39 至 40 公分（圖一六：下），以及 29 至 30 公分（圖一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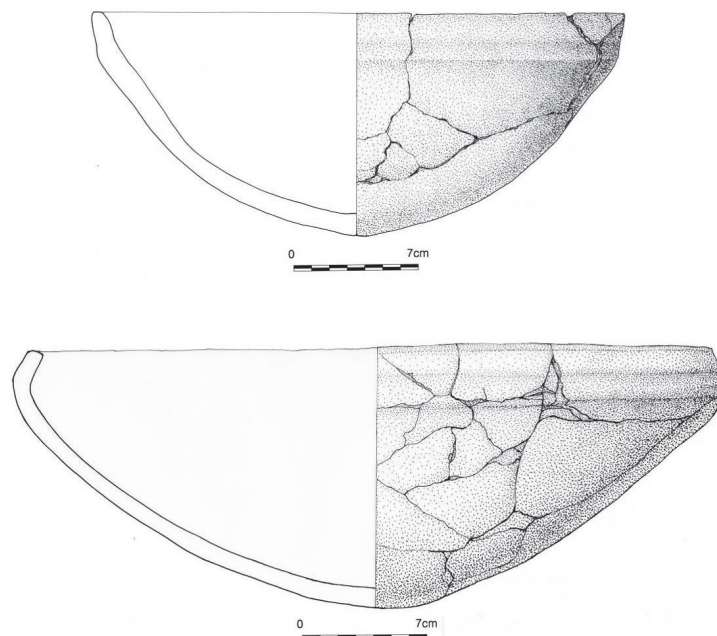
表二：浦邊遺址各坑層出土紅褐色系陶片與灰黑色系陶片比較統計表

層位	TP1						TP2						TP3						總計					
	紅褐色陶			灰黑色陶			紅褐色陶			灰黑色陶			紅褐色陶			灰黑色陶			紅褐色陶			灰黑色陶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SC	0	0.0	0	0.0	0	0.0	8	184.0	0	0.0	0	0.0	3	39.3	1	21.0	11	223.3	1	21.0	1	21.0	1	21.0
L1	0	0.0	0	0.0	1	6.6	1	6.6	0	0.0	0	0.0	0	0.0	0	0.0	1	6.6	0	0.0	0	0.0	0	0.0
L2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L3	10	149.0	6	97.8	17	234.0	3	32.2	3	32.2	0	0.0	0	0.0	0	0.0	27	383.0	9	130.0	9	130.0	9	130.0
L4	43	1,238.2	4	66.4	15	354.5	0	0.0	5	58.8	5	51.0	63	1,651.5	9	117.4	63	1,651.5	9	117.4	9	117.4	9	117.4
L5	55	1,724.6	2	25.8	48	828.1	1	9.7	34	1,078.9	17	196.7	137	3,631.6	20	232.2	137	3,631.6	20	232.2	20	232.2	20	232.2
L6	75	2,752.6	2	17.4	58	1,940.9	18	270.4	9	199.7	3	55.0	142	4,893.2	23	342.8	142	4,893.2	23	342.8	23	342.8	23	342.8
L7	119	3,562.1	3	57.6	54	1,299.1	10	217.1	0	0.0	0	0.0	173	4,861.2	13	274.7	173	4,861.2	13	274.7	13	274.7	13	274.7
L8	85	2,473.9	6	134.2	21	455.6	3	153.9	0	0.0	0	0.0	106	2,929.5	9	288.1	106	2,929.5	9	288.1	9	288.1	9	288.1
L9	111	4,812.1	14	266.2	23	563.4	7	89.2	0	0.0	0	0.0	134	5,375.5	21	355.4	134	5,375.5	21	355.4	21	355.4	21	355.4
L10	89	2,879.0	5	85.0	24	938.4	1	9.4	0	0.0	0	0.0	113	3,817.4	6	94.4	113	3,817.4	6	94.4	6	94.4	6	94.4
L11	14	327.1	4	76.0	27	792.4	12	667.3	0	0.0	0	0.0	41	1,119.5	16	743.3	41	1,119.5	16	743.3	16	743.3	16	743.3
L12	19	677.3	5	135.8	3	19.1	0	0.0	0	0.0	0	0.0	22	696.4	5	135.8	22	696.4	5	135.8	5	135.8	5	135.8
L13	40	2,002.8	10	267.5	9	403.1	0	0.0	0	0.0	0	0.0	49	2,405.9	10	267.5	49	2,405.9	10	267.5	10	267.5	10	267.5
總計	660	22,598.7	61	1,229.7	308	8,019.2	55	1,449.2	51	1,376.7	26	323.7	1,019	31,994.6	142	3,002.6	1,019	31,994.6	142	3,002.6	142	3,002.6	142	3,002.6

(4) 器表紋飾，有紋飾者，計 193 件，約佔紅褐陶總數 1,019 件的 18.94%。包括繩紋 66 件、條紋 57 件、劃紋 53 件、貝印紋 3 件、方格紋 3 件、編織紋 3 件、以及複合紋飾 8 件。繩紋主要施於頸部、折肩、或附加堆紋以下之器身（圖一〇：3、6）。條紋可見施於口緣內側成平行線條，或交錯於器身上（圖一〇：5、10）。劃紋可見施於附加堆紋以下之器身（圖一〇：1）。方格紋施於頸折、口緣外側、或腹部。貝印紋也同樣可見施於器身或口緣外側。複合紋飾同時具有二種或以上的紋飾，如附加堆紋與劃紋、附加堆紋與繩紋和劃紋（圖一〇：4）、條紋與劃紋、以及條紋與捺紋等。



圖一五：浦邊遺址出土的陶容器圈足



圖一六：浦邊遺址出土的復原陶鉢

2. 灰黑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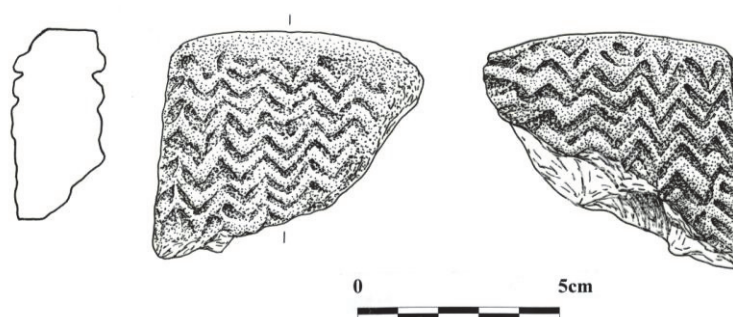
灰黑陶。共出土 142 件（佔總數的 12.23%），重 3,002.6 公克（佔總重量的 8.58%）。皆為手製，器內側有手捏的痕跡，部分表面經過磨平處理。各坑層出土的灰黑色系陶片數量和重量，如表二所示。

- (1) 質地，皆為夾砂陶。依切片結果顯示，多數屬於極粗砂陶、少部分為偶夾粗砂的細砂陶。攪合料中夾雜石英、鉀長石、花崗岩、砂岩、以及含鐵土團等。
- (2) 顏色，器表內外的顏色大體一致，部分陶片也因燒灼或煙燻，而有數種顏色一齊出現的現象。部分胎心未燒透而呈黑色，器外表出現的顏色，包括淺灰 (light gray)、淺褐灰 (light brownish gray)、褐灰 (brownish gray)、紅黑 (reddish black)、褐黑 (brownish black)、以及黑 (black) 等色澤。
- (3) 器型，所發現部位計有腹片、口緣、折肩、頸折、和圈足等。灰黑色系口緣在拼合可黏附的殘件後，僅 13 件，其中屬於罐形器 6 件，鉢形器 7 件。可辨識的器型有斂口束頸鼓腹罐（圖一一：1-3）、侈口直頸鼓腹罐（圖一一：4）、以及斂口敞口鉢。出土腹片的厚度在 0.4 至 1.5 公分之間，厚度小於 1 公分者有 78 件，佔總數 115 件的 67.83%，其中 0.7 至 0.99 公分者有 50 件，約佔 43.48%。可以測量口徑的鉢形器 2 件，口緣偏大型，口徑分別為 34 和 38 公分，可以測量口徑的罐形器只有 1 件，口徑 17 公分。圈足，僅 1 件，以泥條黏附器底而成之矮圈足，圈足高約 1.25 公分，徑約 16 公分（圖一五：左）。
- (4) 器表裝飾，有紋飾者，計 50 件，約佔灰黑陶總數 142 件的 35.21%。包括繩紋 36 件、條紋 7 件、劃紋 6 件、以及方格紋 1 件。繩紋，主要施於頸部以下之器身（圖一〇：7、9、11）。劃紋除了施於器身外，也見施於口緣外側成葉脈狀（圖一〇：8）。惟一的 1 件方格紋，則為腹片（圖一〇：2）。

b. 陶拍

1 件，浦邊遺址地表採集，僅一端部分殘存，質地夾砂，器表並存橙色 (Hue 7.5YR 6/6, orange) 和明褐色 (Hue 7.5YR 5/6, bright brown)，器身兩面帶深刻的曲折劃紋。原器形應為扁長方形，殘長 5.6 公分，殘寬 6.23 公分，厚約 2.3 公分，殘重 80 公克（圖一七）。一九九八年，劉益昌和戴瑞春調查浦邊遺址時，也採集到一件陶拍，其中一面也有相類似的紋飾（郭素秋等 2006, 11, 圖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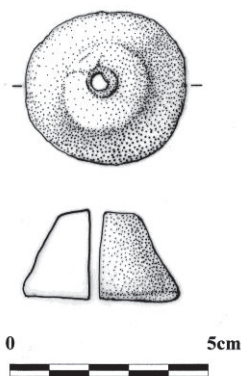
陳維鈞



圖一七：浦邊遺址地表採集的陶拍殘件

c. 陶紡輪

1 件，完整，出土於 TP3 試掘探坑的 L4 層，質地夾砂，黃灰色 (Hue 2.5Y 4/1, yellowish gray)，剖面呈梯形。器高 2.26 公分，底徑 4.08 公分，重 34.8 公克。對穿孔徑上下不一，上孔徑 0.46 公分，下孔徑則為 0.5 公分（圖一八）。



圖一八：浦邊遺址出土的陶紡輪

d. 硬陶

僅出土 98 件，總重量為 2,031.5 公克。其中 84 件，出土於試掘坑的地表，和地層上層的 L1 至 L3 之間（參見表三）。

表三：浦邊遺址各坑層出土硬陶碎片統計表

	TP1		TP2		TP3		TP4		總計	
層位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SC	0	0.0	0	0.0	0	0.0	1	30.8	1	30.8
L1	0	0.0	4	40.3	16	222.8	28	1,118.9	48	1,382.0
L2	2	4.3	5	64.7	3	34.3	7	84.8	17	188.1
L3	4	30.1	2	15.9	3	39.3	9	63.9	18	149.2
L4	3	35.7	0	0.0	3	16.8	0	0.0	6	52.5
L5	3	48.8	0	0.0	0	0.0	0	0.0	3	48.8
L6	0	0.0	1	90.6	1	3.5	0	0.0	2	94.1
L7	3	86.0	0	0.0	0	0.0	0	0.0	3	86.0
總計	15	204.9	12	211.5	26	316.7	45	1,298.4	98	2,031.5

B. 石質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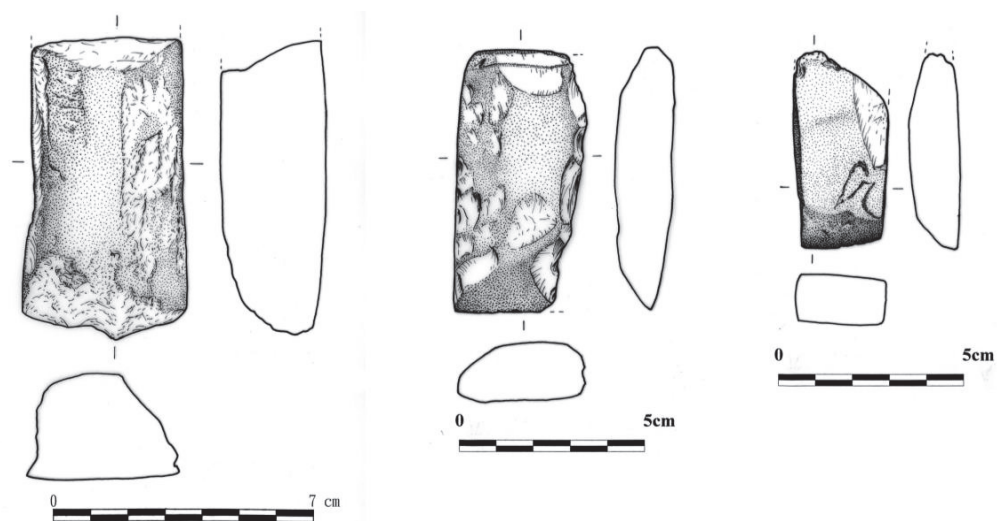
數量少，僅出土 7 件。包括有刃的石鏃、以及無刃的砥石、和石槌。

a. 石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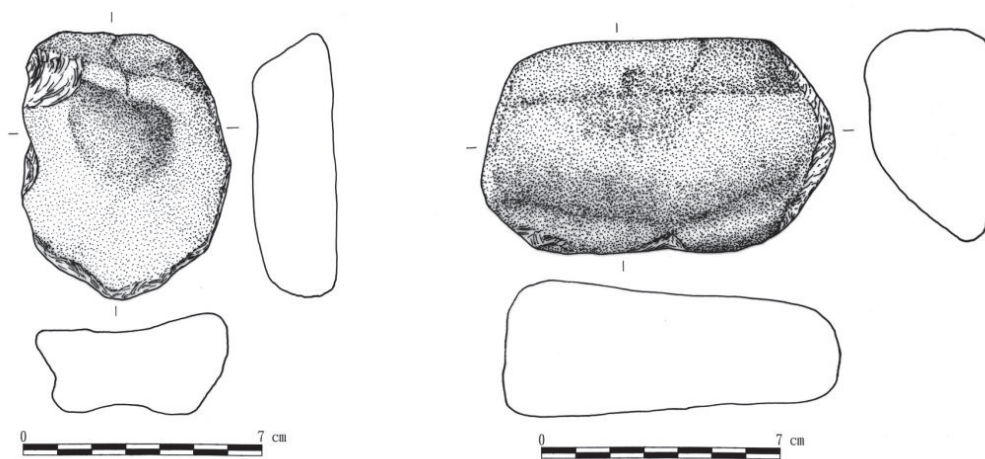
3 件。1 件出土於 TP2 試掘坑的 L4，磨製，火山岩質。厚重，器身剖面呈半圓形之長條狀。刃端和尾端可能已折失，也有可能是正在製造中的器胚。殘長 8.08+公分，寬 4.4 公分，最厚 2.96 公分，殘重 180.7+公克（圖一九：左）。1 件地表採集。完整，磨製，仍可見製造的打剝痕，輝綠岩質。器形為長方形，器身一側受損，刃部有細微使用痕。長 7.13 公分，寬 3.42 公分，最厚 1.72 公分，重 66.7 公克（圖一九：中）。另 1 件出土於 TP3 試掘坑的 L6，磨製，玄武岩質，尾端折失，刃角度大。殘長 5.26+公分，寬 2.54 公分，厚 1.54 公分，殘重 36.6+公克（圖一九：右）。

b. 砥石

2 件。其中 1 件出土於 TP3 試掘坑的 L4，輝綠岩質，重 366.2 公克，不規則外形，寬扁面因為研磨形成光滑面（圖二〇：左）。另 1 件出土於 TP1 試掘坑的 L8，玄武岩質，重 204.4 公克，略呈寬扁長條狀外形，一端有敲擊痕，兩寬扁面有明顯啄擊痕，其中一面有研磨痕，雖說是砥石，但也用來敲擊（圖二〇：右）。



圖一九：浦邊遺址出土的石鏃



圖二〇：浦邊遺址出土的砥石

c. 石槌

2 件。其中 1 件出土於 TP1 試掘坑的 L10，石英砂岩質，圓扁外形，器身一半折失，殘重 181.4+公克，器身周緣有明顯連續敲擊痕跡。另 1 件出土於 TP2 試掘坑的 L14，酸性火山岩質，不規則外形，一端折失，另一端有敲擊痕，殘重 218.2+公克。

C. 瓷器

僅出土 33 件，總重量 295.2 公克。主要為青花瓷，與硬陶出土的情形一樣，皆出土於試掘探坑的地表，以及地層的上層。器型大致為杯、碗、盤之碎片（參見表四）。

表四：浦邊遺址各坑層出土瓷器碎片統計表

	TP1		TP2		TP3		TP4		總計	
層位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片數	重量
SC	0	0.00	0	0.00	0	0.00	3	17.80	3	17.80
L1	0	0.00	2	18.60	2	55.50	6	110.00	10	184.10
L2	1	0.06	1	1.10	3	28.00	0	0.00	5	29.16
L3	1	0.04	1	4.70	3	8.60	8	39.60	13	52.94
L4	0	0.00	0	0.00	2	11.20	0	0.00	2	11.20
總計	2	0.10	4	24.40	10	103.30	17	167.40	33	295.20

五・浦邊遺址出土的生態遺留

浦邊遺址第三次試掘出土豐富的生態遺留，包括各種海生貝類，以及少許動物遺骨；另外也採集了地層中的土壤樣本做花粉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一）動物遺骨

本次試掘總計僅出土 135.8 公克的獸骨，鈣化嚴重，主要為肢骨部分，可惜過於細碎，並無法鑑定種屬。

(二) 貝類

本次試掘出土數量豐富的各種貝類，委請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巫文隆教授鑑定，並提供各貝種所處的生態環境。基本上，出土的貝種皆可食用。由貝種組成來看，分屬 24 科 43 種，包括腹足綱 15 科 26 種，雙殼綱 9 科 17 種（表五），其中腹足綱中有 3 科 3 種屬於生長在河川、溪流、池塘、水田等淡水區域的淡水貝，數量相較於海生貝明顯較少。海生貝主要以潮間帶至潮下帶的淺水地區的貝類種屬為主，亦見紅樹林或河口半淡鹹水區域的種屬。如果再配合遺址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可以推測遺址所在的當時的地形，與今日類似，應為海岸沖積緩坡。

為了瞭解貝類種屬在層位的分布堆積狀況，本次試掘在 TP1 與 TP2 試掘坑相鄰的界牆，靠近 TP1 試掘坑西南角的界牆上，採集了一個 0.5x0.5 平方公尺的柱狀體。採集的方式以 10 公分為一層，由 L2 向地層下方直到貝塚結束的 L9，全面採集土樣。並將所有土樣運回研究室，以網目 18 目 (1mm) 和 35 目 (0.5mm) 的篩網，上下套疊進行篩選。篩選的結果顯示（表六），海生貝類是所採集的土樣最主要的生態遺留，其中出土量最大的是牡蠣，其次是蛤，兩者是貝塚的主要構成物種。牡蠣包括長牡蠣和黑齒牡蠣，但以長牡蠣為多，如果不加總黏附於石塊上的牡蠣的樣本，出土總重量達 39.830 公斤。居第二位的蛤，有多種不同種屬，如：簾蛤科的環文蛤、日本環簾蛤、薄殼鏡文蛤、百合簾蛤、千妮簾蛤、皺肋文蛤、文蛤；鷗蛤科的 *Penitella kamakurensis* (Yokoyama, 1922)；船蛤科的紫斑船蛤；以及馬珂蛤科的花斑馬珂蛤等。包括殘件碎片，總重量約有 5.372 公斤。

(三) 花粉分析

為了瞭解本遺址所屬的古生態環境，發掘過程中在 TP1 試掘坑結束發掘後的東界牆上，由下向上每隔 10 公分，採集了 13 個土壤樣本，檢送至越南，由越南地質與礦物資源研究所古生物和沉積學實驗室的前實驗室主任 Pham Van Hai 博士，進行花粉分析。鑑定的結果，包括孢子和花粉，計有孢子 8 科 8 種、木本植物花粉 12 科 12 種、以及草本植物花粉 15 科 18 種（表七）。根據初步分析的結果，其中孢子多屬蕨類，例如 *Coniogramme* sp. 鳳了蕨屬、*Cyathea* sp. 桫欏屬、*Microlepia* sp. 鱗蓋蕨屬、*Dicksonia* sp. 蚌殼蕨屬、*Lycopodium* sp. 石松屬、*Polypodium* sp. 水龍骨屬、*Selaginella* sp. 卷柏屬、以及 *Lygodium* sp. 海金沙屬。

孢子和花粉在各層位上的分布的結果顯示，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前後三個古植物區位（圖二一）。其中試掘坑地層堆積的下層，L10 至 L13，幾乎沒有孢子和木本植物的花粉，草本植物花粉的數量也很少。地層堆積的中間層位，L4 至 L9，草本植物花粉極為發達，例如 L5 和 L6 的草本植物花粉佔該樣本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孢子和木本植物花粉的數量則相對少很多。試掘坑地層堆積的上層，L1 至 L3，孢子和木本植物花粉的數量越往上層越多，明顯較其下層發展，草本植物花粉的數量相對漸減。Pham Van Hai 博士從上述孢子和花粉在地層堆積的消長現象，推測浦邊地區一帶的早期，亦即試掘坑地層堆積的下層，L10 至 L13，該地區為屬於乾燥的副熱帶氣候的草原地帶。中期，亦即地層堆積的中間層位，L4 至 L9，草本植物發達，加上出土貝類豐富，該地區應是鄰近淺海區域的草原地帶，也屬於乾燥的副熱帶氣候。晚期，亦即試掘坑地層堆積的上層，L1 至 L3，孢子和木本植物花粉的數量漸增，屬於潮濕的副熱帶氣候，植物相為混合林地帶，鄰近潟湖或沼澤。此一推測如果與出土的貝類種屬中，可見紅樹林或河口半淡鹹水區域，以及生長在河川、溪流、池塘、水田等淡水區域的種屬，似乎可以互相加以對照比較。

表五：浦邊遺址出土貝類種屬

類別	科名	學名	中文	生態環境
腹足綱 Gastropoda	Assimineidae 山椒蝸牛科	<i>Assiminea japonica</i> (V. Martens, 1877)	日本山椒螺	棲息於河川、溪流中
	Cerithiidae 蟹守螺科	<i>Rhinoclavis aspera</i> (Linnaeus, 1758)	秀美蟹守螺	潮間帶至潮下帶水深 28 公尺
	Columbellidae 麥螺科	<i>Mitrella</i> sp.		
	Costellariidae 蝓筆螺科	<i>Pusia</i> sp.		
	Epitoniidae 海蝓螺科	<i>Papyriscala castanea</i> (Habe, 1961)	高腰草蓆	
	Eulimidae 瓷螺科	<i>Melanella kuronamako</i> (Habe, 1952)	瘦長瓷螺	淺海沙底
	Muricidae 骨螺科	<i>Lataxiena fimbriata</i> (Hinds, 1844)	花籃骨螺	淺海珊瑚礁、岩石底
	Muricidae 骨螺科	<i>Mancinella mancinella</i> (Linnaeus, 1758)	金絲岩螺	潮間帶岩礁、低潮線下
	Muricidae 骨螺科	<i>Rapana bezoar</i> (Linnaeus, 1758)	小皺岩螺	淺海珊瑚礁、岩石底、低潮區以下
	Nassariidae 織紋螺科	<i>Plicarularia pullus</i> (Linnaeus, 1758)	蟹螯織紋螺	潮間帶沙灘或泥灘
	Nassariidae 織紋螺科	<i>Reticunassa festiva</i> (Powys, 1833)	粗紋織紋螺	河口、紅樹林等半淡鹹水之泥灘
	Neritidae 蜺螺科	<i>Clithon oualaniensis</i> (Lesson, 1831)	小石蜺螺	紅樹林泥灘地及岩礁上、潮間帶
	Neritidae 蜺螺科	<i>Nerita squamulata</i> (Le Guillou, 1841)	花圓蜺螺	潮間帶岩礁上
	Neritidae 蜺螺科	<i>Nerita albicilla</i> (Linnaeus, 1758)	漁舟蜺螺	棲息在潮間帶的岩礁底
	Patellidae 笠螺科	<i>Cellana grata</i> (Gould, 1859)	斗笠螺	棲息於潮間帶岩礁上，潮間帶至淺海
	Planorbidae 扁蝓科	<i>Polypylis hemisphaerula</i> (Benson, 1842)	臺灣類扁蝓	棲息在池塘水田中
	Potamididae 海蝓科	<i>Batillaria zonalis</i> (Bruguere, 1792)	燒酒海蝓	棲息在沿海的淺水區或河口的砂泥底環境
	Potamididae 海蝓科	<i>Cerithidea rhizophorarum</i> (A. Adams, 1854)	網目海蝓	河口、紅樹林等半淡鹹水，泥灘或沙灘
	Subulinidae 錐蝓牛科	<i>Allopeas pyrgula</i> (Schmacker et Boettger, 1891)	細錐蝓牛	淡水
	Trochidae 鐘螺科	<i>Chlorostoma argyrostoma rgyrostoma</i> (Gmelin, 1791)	黑鐘螺	海邊岩礁及潮間帶
	Trochidae 鐘螺科	<i>Monodonta labio labio</i> (Linnaeus, 1758)	草蓆鐘螺	棲息於潮間帶到淺海之岩礁區
	Trochidae 鐘螺科	<i>Omphalius nigerrima</i> (Gmelin, 1791)	臍孔黑鐘螺	海邊岩礁及潮間帶
	Turbinidae 蝾螺科	<i>Astralium haematragum</i> (Menke, 1829)	白星螺	棲息於潮間帶到淺海之岩礁區，低潮線至潮下帶
	Turbinidae 蝾螺科	<i>Lunella granulate</i> (Gmelin, 1791)	瘤珠螺	潮間帶之岩礁地及潮間帶
	Turbinidae 蝾螺科	<i>Turbo chrysostomus</i> (Linnaeus, 1758)	金口蝾螺	潮間帶
	Turbinidae 蝾螺科	<i>Turbo cornutus</i> (Solander, 1786)	角蝾螺	碎礫石海底水深 4-20 公尺、潮下帶
	Turbinidae 蝾螺科	<i>Lunella coronate</i> (Gmelin, 1818)	珠螺	沿海岩礁或岩礁的潮間帶
	Turbinidae 蝾螺科	<i>Turbo marmoratus</i> (Linnaeus, 1758)	夜光蝾螺	碎礫石海底水深 4-20 公尺、潮下帶

金門浦邊貝塚遺址的文化內涵和分布範圍

類別	科名	學名	中文	生態環境
雙殼綱 Bivalvia	Arcidae 魁蛤科	<i>Scapharca satowi nipponensis</i> (Pilsbry, 1901)	日本大毛蚶	棲息於淺海沙底
	Arcidae 魁蛤科	<i>Tegillarca granosa</i> (Linnaeus, 1758)	血蚶	棲息於熱帶淺海，15-30 公分的砂泥底海域及潮間帶
	Chamidae 偏口蛤科	僅左殼無法確認其種屬		
	Mactridae 馬珂蛤科	<i>Mactra maculate</i> (Gmelin, 1791)	花斑馬珂蛤	潮下帶 10-30 公尺
	Ostreidae 牡蠣科	<i>Crassostrea gigas</i> (Thunberg, 1793)	長牡蠣	棲息在潮間帶及淺海的岩礁海底，以左殼全面附著在與右殼顏色類似的岩石上，分散在低潮線附近
	Ostreidae 牡蠣科	<i>Saccostrea mordax</i> (Gould, 1850)	黑齒牡蠣	棲息在潮間帶及淺海的岩礁海底，以左殼全面附著在與右殼顏色類似的岩石上，分散在低潮線附近
	Pectinidae 海扇科	<i>Chlamys nobilis</i> (Reeve, 1852)	高貴海扇蛤	百公尺左右淺海底、潮下帶至 147 公尺，以水深 20 公尺密度最大，岩石、碎石、砂質泥底、自低潮線附近至 369 公尺的海底都有分布，但多發現於 2-4 公尺深，有岩礁及碎石塊的沙質淺海底，用足絲附著於岩礁或石塊上
	Pholadidae 鴟蛤科	<i>Penitella kamakurensis</i> (Yokoyama, 1922)		潮間帶下區
	Tellinidae 櫻蛤科	<i>Cadella hoshiyamae</i> (Kuroda, 1960)	粉紅小櫻蛤	淺海沙底
	Trapeziidae 船蛤科	<i>Trapezium liratum</i> (Reeve, 1843)	紫斑船蛤	淺海岩礫底、河口半淡鹹水域、潮間帶
	Veneridae 簾蛤科	<i>Cyclina sinensis</i> (Gmelin, 1791)	環文蛤	棲息在河口或砂泥質的淺水區
	Veneridae 簾蛤科	<i>Dosinella angulosa</i> (Philippi, 1847)	薄殼鏡文蛤	棲息於熱帶淺海，15-30 公分的砂泥底海域及潮間帶
	Veneridae 簾蛤科	<i>Irus mitis</i> (Deshayes, 1855)	百合簾蛤	棲息於潮間帶岩礁中
	Veneridae 簾蛤科	<i>Katelysia japonica</i> (Gmelin, 1791)	日本環簾蛤	棲息於淺海沙底
	Veneridae 簾蛤科	<i>Periglypta chemnitzii</i> (Hanley, 1844)	千妮簾蛤	棲息在潮間帶到淺海的沙底
	Veneridae 簾蛤科	<i>Periglypta clathrata</i> (Deshayes, 1854)	竹籃簾蛤	棲息在潮間帶到淺海的沙底
	Veneridae 簾蛤科	<i>Meretrix lusoria</i> (Roeding, 1798)	文蛤	潮間帶和淺海沙質的海底、淺海的砂泥底
	Veneridae 簾蛤科	<i>Meretrix lyrata</i> (Sowerby, 1851)	皺肋文蛤	棲息在潮間帶到淺海的沙底
	Veneridae 簾蛤科	<i>Pitar striatum</i> (Gray, 1838)	褐邊黃文蛤	潮間帶至潮下帶

表六：浦邊遺址 0.5x0.5 平方公尺貝塚抽樣柱狀體出土貝類種屬

層位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總計
日本山椒螺	件數	碎	2	1	5	6	6	碎	0	20
	重量	0.28	0.02	0.10	0.08	0.16	0.07	0.01	0	0.72
秀美蟹守螺	件數	4	0	0	3	1	0	0	0	8
	重量	0.18	0	0	0.40	0.17	0	0	0	0.75
<i>Mitrella</i> sp.	件數	0	0	0	0	0	2	0	0	2
	重量	0	0	0	0	0	0.01	0	0	0.01
<i>Pusia</i> sp.	件數	0	3	4	0	0	0	0	0	7
	重量	0	0.04	0.04	0	0	0	0	0	0.08
花籃骨螺	件數	0	0	0	0	1	0	0	0	1
	重量	0	0	0	0	0.10	0	0	0	0.10
斗笠螺	件數	0	0	0	0	1	1	1	碎	3
	重量	0	0	0	0	0.01	2.90	7.92	1.40	12.23
臺灣類扁蜷	件數	1	0	0	10	5	0	7	0	23
	重量	0.01	0	0	0.02	0.02	0	0.02	0	0.07
燒酒海蜷	件數	0	9	1	4	1	0	1	0	16
	重量	0	4.03	0.70	2.26	1.08	0	0.45	0	8.52
網目海蜷	件數	3	32	36	18	10	11	14	7	131
	重量	3.23	20.20	8.62	4.75	5.52	0.96	3.45	7.52	54.25
細錐蝸牛	件數	2	34	4	67	47	碎	6	0	160
	重量	0.01	0.10	12.62	0.33	0.21	0.08	0.05	0	13.40
黑鐘螺	件數	0	0	碎	碎	0	2	1	0	3
	重量	0	0	1.84	1.80	0	18.00	2.60	0	24.24
草蓆鐘螺	件數	0	0	1	0	0	1	1	0	3
	重量	0	0	0.99	0	0	3.30	3.75	0	8.04
臍孔黑鐘螺	件數	0	1	8	4	74	25	4	碎	116
	重量	0	5.02	22.46	12.80	288.33	126.70	24.88	8.88	489.07
瘤珠螺	件數	0	13	碎	20	121	17	1	0	172
	重量	0	9.95	12.00	24.20	330.05	169.20	1.30	0	546.70
金口螵螺	件數	0	0	0	0	0	2	0	碎	2
	重量	0	0	0	0	0	111.90	0	5.00	116.90
角螵螺	件數	0	7	0	1	0	0	5	0	13
	重量	0	14.42	0	10.80	0	0	16.90	0	42.12
珠螺	件數	13	75	61	66	67	59	31	6	378
	重量	2.88	71.00	41.81	36.44	58.42	174.07	78.04	7.67	470.33

金門浦邊貝塚遺址的文化內涵和分布範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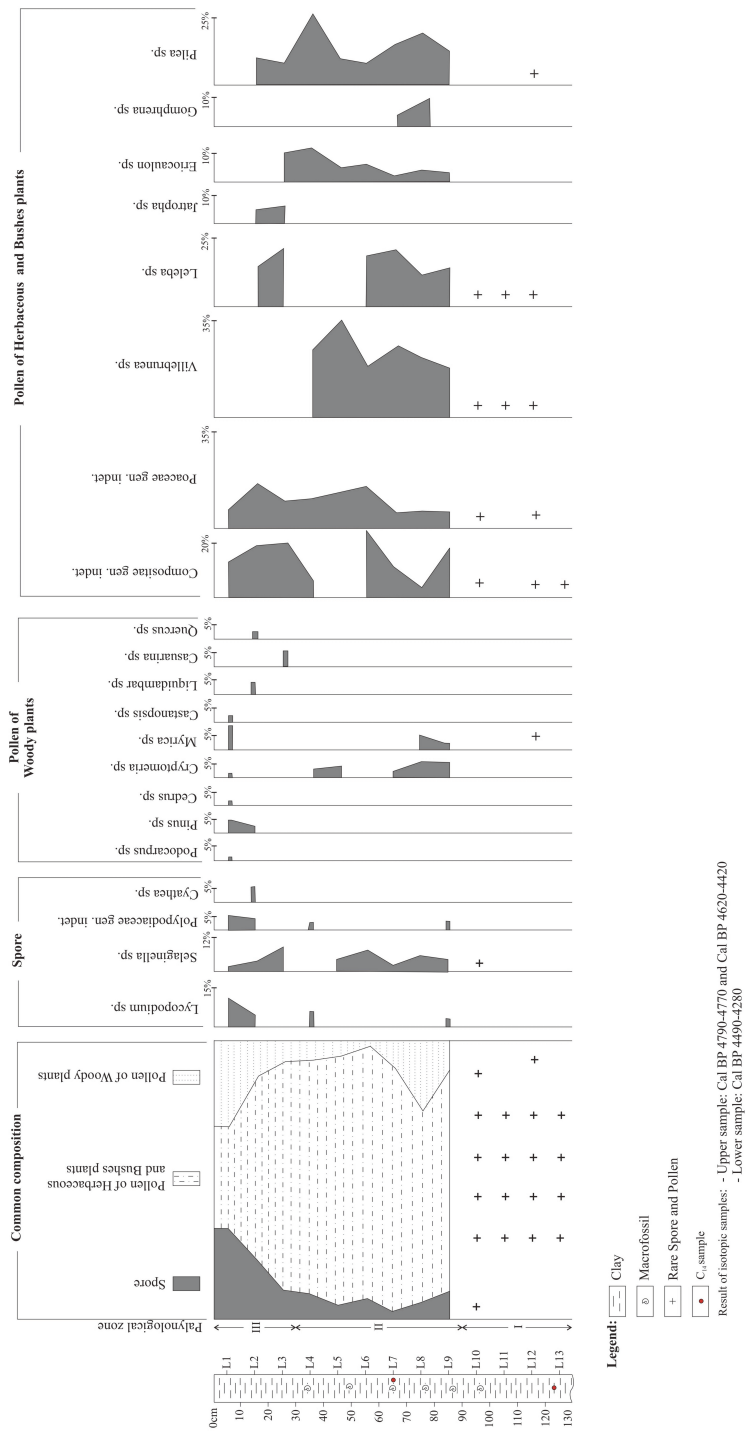
層位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總計
血蚶	件數	3	4	1	0	1	1	3	3	16
	重量	13.19	26.64	5.21	0	3.12	8.50	39.04	25.52	121.22
花斑馬珂蛤	件數	0	0	0	0	1	0	0	0	1
	重量	0	0	0	0	0.06	0	0	0	0.06
牡蠣	重量	1,497.60	7,820.40	6,491.50	7,996.20	6,110.92	4,501.70	3,427.30	1,984.70	39,830.32
<i>Penitella kamakurensis</i>	件數	0	0	0	0	0	1	0	0	1
	重量	0	0	0	0	0	0.73	0	0	0.73
紫斑船蛤	件數	0	0	8	16	25	1	1	0	51
	重量	0	0	0.30	0.69	3.62	0.13	0.01	0	4.75
環文蛤	件數	碎	碎	6	碎	9	2	1	0	18
	重量	7.04	219.44	167.60	31.30	26.80	3.00	1.80	0	456.98
薄殼鏡文蛤	件數	0	0	7	6	30	18	18	0	79
	重量	0	0	42.70	32.20	130.34	57.70	95.77	0	358.71
百合簾蛤	件數	0	2	0	0	0	0	0	0	2
	重量	0	0.36	0	0	0	0	0	0	0.36
日本環簾蛤	件數	4	38	51	41	73	21	10	1	239
	重量	7.02	150.35	324.98	313.50	268.74	122.70	90.00	59.57	1,336.86
千妮簾蛤	件數	0	0	0	0	0	0	碎	碎	碎
	重量	0	0	0	0	0	0	20.70	0.44	21.14
文蛤	件數	0	0	0	0	1	0	0	0	1
	重量	0	0	0	0	1.50	0	0	0	1.50
皺肋文蛤	件數	0	0	0	4	1	1	11	0	17
	重量	0	0	0	7.80	0.04	14.30	17.20	0	39.34
單殼殘件 無法辨識	重量	0	0.04	8.99	25.02	33.20	40.99	6.87	0	115.11
蛤殘件	重量	40.48	487.08	219.40	307.82	474.30	200.43	743.01	679.10	3,151.62
雙殼殘件 無法辨識	重量	25.88	527.80	0	625.61	0	0	0	0.99	1,180.28
總計	件數	30	220	189	265	475	171	116	17	1,483
	重量	1,597.80	9,356.89	7,361.86	9,434.02	7,736.71	5,557.37	4,581.07	2,780.79	48,406.51

表七：浦邊遺址出土孢子和花粉種屬

	科名	屬名
孢子	Adiantaceae 鐵線蕨科	<i>Coniogramme</i> sp. 鳳了蕨屬
	Cyatheaceae 桫欏科	<i>Cyathea</i> sp. 桫欏屬
	Dennstaedtiaceae 碗蕨科	<i>Microlepia</i> sp. 鱗蓋蕨屬
	Dicksoniaceae 蚌殼蕨科	<i>Dicksonia</i> sp. 蚌殼蕨屬
	Lycopodiaceae 石松科	<i>Lycopodium</i> sp. 石松屬
	Lygodiaceae 海金沙科	<i>Lygodium</i> sp. 海金沙屬
	Polypodiaceae gen. indet. 水龍骨科	
	Polypodiaceae 水龍骨科	<i>Polypodium</i> sp. 水龍骨屬
	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i>Selaginella</i> sp. 卷柏屬
花粉植物	Betulaceae 樺木科	<i>Alnus</i> sp. 赤楊屬
	Casuarinaceae 木麻黃科	<i>Casuarina</i> sp. 木麻黃屬
	Euphorbiaceae gen. indet. 大戟科	
	Fabaceae 豆科	<i>Adenanthra</i> sp. 孔雀豆屬
	Fagaceae 殼斗科	<i>Castanopsis</i> sp. 栲屬
	Fagaceae 殼斗科	<i>Quercus</i> sp. 櫟屬
	Hamamelidaceae 金縷梅科	<i>Liquidambar</i> sp. 楓香屬
	Moraceae 桑科	<i>Morus</i> sp. 桑屬
	Myricaceae 楊梅科	<i>Myrica</i> sp. 楊梅屬
	Palmae gen. indet. 棕櫚科	
	Pinaceae 松科	<i>Cedrus</i> sp. 雪松屬
	Pinaceae 松科	<i>Pinus</i> sp. 松屬
	Podocarpaceae 繁縷松科	<i>Podocarpus</i> sp. 繁縷松屬
	Taxodiaceae 杉科	<i>Cryptomeria</i> sp. 柳杉屬

	科名	屬名
花粉	草本植物	Amaranthaceae 莧科
		<i>Gomphrena</i> sp. 千日紅屬
		Amaranthaceae 莧科
		<i>Telanthera</i> sp. 織錦莧屬
		Boraginaceae 紫草科
		<i>Bothriospermum</i> sp.
		Caryophyllaceae gen. indet. 石竹科
		Chenopodiaceae 藜科
		<i>Chenopodium</i> sp. 藜屬
		Compositae gen. indet. 菊科
		Cyperaceae 莎草科
		<i>Eleocharis</i> sp. 荸薺屬
		Ericaceae gen. indet. 杜鵑花科
		Eriocaulaceae 穀精草科
		<i>Eriocaulon</i> sp. 穀精草屬
		Euphorbiaceae 大戟科
		<i>Jatropha</i> sp. 麻瘋樹屬
		Fabaceae 豆科
		<i>Albizzia</i> sp. 合歡屬
花粉	草本植物	Gramineae 禾本科
		<i>Arundinella</i> sp. 野古草屬
		Gramineae 禾本科
		<i>Bromus</i> sp. 雀麥屬
		Gramineae 禾本科
		<i>Leleba</i> sp. 長枝竹屬
		Gramineae 禾本科
		<i>Sinocalamus</i> sp. 牡竹屬
		Leguminosae gen. indet. 豆科
		Lythraceae gen. indet. 千屈菜科
花粉	草本植物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i>Cuphea</i> sp. 克非亞草屬
		Polygonaceae 蓼科
		<i>Polygonum</i> sp. 蓼屬
		Urticaceae 蕁麻科
		<i>Leucosyke</i> sp. 四脈麻屬
		Urticaceae 蕁麻科
		<i>Pilea</i> sp. 冷水麻屬
花粉	草本植物	Urticaceae 蕁麻科
		<i>Pipturus</i> sp. 落尾麻屬
花粉	草本植物	Urticaceae 蕁麻科
		<i>Villebrunea</i> sp. 紫麻屬

SPORO - POLLENIC DIAGRAM OF PB SECTION



圖二一：浦邊遺址花粉分析圖

六・浦邊遺址的年代

如上所述，浦邊遺址第三次試掘出土的文化遺物並不多，為了瞭解此一遺址的年代分布情形，乃分別檢送分屬不同貝塚露頭的 TP1 試掘坑，和 TP3 試掘坑的碳十四測年標本，至美國 Beta 實驗室做碳十四絕對年代測定分析。位於貝塚露頭①的 TP3 試掘坑，貝塚堆積較薄，選擇了上層 (L4) 和下層 (L6) 二個樣本，而位於貝塚露頭②貝塚堆積較厚的 TP1 試掘坑，則選擇了上層 (L4)、中層 (L7)、和下層 (L13) 三個樣本，共五件。由於本次試掘過程中，並未得到很多木炭標本，因此在欠缺木炭標本的情況下，TP1 試掘坑的下層只能以出土數量豐富的貝殼來替代。所有檢送標本，都因為樣本量過小，所以都做了加速器微量分析 (AMS,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表八所示為浦邊遺址曾經送檢的所有年代測定，包括陳仲玉先生一九九四至九五年以及一九九六至九七年送檢所得的年代。

表八：浦邊遺址的碳十四年代

實驗室編號	出土坑層	所屬現象	檢測樣本	距地表下 CM	5568 半衰期 BP	校正年代	備註
Beta-303301	TP3L4	貝塚	木炭	40	>43,500		本研究資料
Beta-303302	TP3L6	貝塚	木炭	58	3,550±40	2,010-2,000 BC 1,980-1,760 BC	
Beta-303303	TP1L4	貝塚	木炭	37	<60		
Beta-303304	TP1L7	貝塚	木炭	65	4,040±40	2,840-2,820 BC 2,670-2,470 BC	
Beta-303305	TP1L13	貝塚	貝殼	122	4,270±40	2,540-2,330 BC	
GX-20428	PPIP1L3	貝塚	貝殼		3,445±60		陳仲玉、 董倫道 (1995)
GX-20429	PPIP1L7	貝塚	貝殼		3,800±120	3,876-3,575 BP	
GX-20430	PPIP1L9	貝塚	貝殼		3,585±65	3,538-3,386 BP	
GX-23274	PPIIP2L22a	貝塚	貝殼		4,030±55	4,570-4,418 BP	陳仲玉等 (1997)

所測得的年代中，TP3 試掘坑的上層 (L4) 樣本，明顯偏早，應該是受到污染的結果。TP1 試掘坑的上層 (L4) 測得的為近現代的年代，可能是遺址遭到農耕活動的人為擾動，以致於混雜了近現代的樣本。另外三個樣本測得的年代，大約介於距今 4,800 至 3,700 年前之間。

浦邊遺址所測得的年代，基本上與其他考古學者所做的年代相符。例如，本研究位於貝塚露頭①的 TP3 試掘坑下層測得的年代，距今約 3,960 至 3,710 年前之間，大致與陳仲玉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在同一貝塚露頭（他稱之為第一地點）試掘所得的三個經過校正後的年代相當，分別為 TP1L3 的距今 3,726 至 3,372 年前、TP1L7 的距今 3,876 至 3,575 年前、以及 TP1L9 的距今 3,538 至 3,386 年前（陳仲玉等 1997, 13）。而本研究位於貝塚露頭②的 TP1 試掘坑測得的二個年代，距今約 4,790 至 4,420 年前，以及 4,490 至 4,280 年前之間，與陳仲玉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在同一露頭（他稱之為第二地點）試掘，在 P2L22a 得到另一個經過校正後的年代，距今 4,570 至 4,418 年前，也大致相當。陳仲玉（1999）進而在其報告中指出浦邊遺址的年代，應該在距今 4,500 至 3,400 年前之間。

另外，與浦邊遺址同屬一個文化類型，同樣位於金門島上的后豐港遺址，二〇〇一年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六期）進行的試掘，共檢送四個年代。檢視其測定的數據分布，分別是 TP1 試掘探坑的距今 4,149 至 3,413 年前 (L17)，和 4,521 至 3,587 年前之間 (L19)，以及 TP2 試掘探坑的距今 4,436 至 2,745 年前 (L17)，和 3,444 至 3,076 年前之間 (L21)。其中，發掘者認為 TP2 的二個年代，似有上下錯置的情形，並認為 L21 的年代明顯偏晚，進而認為后豐港遺址的年代應該介於距今 4,100 至 3,000 年前之間（藍敏菁、劉益昌 2002, 17）。不過，筆者以為 TP2L17 的年代早晚長達約 1,700 年之久，似乎也很難被用來解釋后豐港遺址的延續。如果僅以 TP1 的二個年代分布來看后豐港遺址，得到的結果恰與上述陳仲玉所稱，介於距今 4,500 至 3,400 年前之間相符。至於二〇一三年后豐港遺址第二次試掘檢送的二個年代，分別出土於同一試掘探坑 (TP1) 的發掘層位 L7 和 L8，不過根據該報告所言，TP1 試掘探坑所在的位置，並未在后豐港遺址的分布範圍內（朱正宜等 2013, 72, 圖 20），加上測年樣本分別出土自褐色壤質砂土層 (L7) 和暗灰色壤質砂土層 (L8)，而此二地層都沒有出土文化遺物（朱正宜等 2013, 32）。因此，這兩個年代是否適宜用來代表后豐港遺址的年代，筆者傾向於持保留態度。

綜合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可以將浦邊文化的年代延續暫時定在距今約 4,800 至 3,400 年前，其中浦邊遺址略早於后豐港遺址。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就浦邊遺址本身而言，從遺址分布範圍內貝塚暴露的位置、厚薄、個別所測得的年代等面向來看，浦邊遺址貝塚露頭②所測的年代，早於貝塚露頭①，貝塚堆積的厚度也明顯較厚，應該是遺址較早發展的部分。人群在原來較為內陸、地勢較高的海岸平原上捕食貝類等海洋資源，漸漸形成與海岸線平行的貝塚露頭②的貝塚堆積。後來海岸線因堆積作用向外推移，人群活動的區域也往海岸推進。換言之，遺址的發展主要因為生業型態倚賴海洋資源，以致於海岸線因為持續堆積作用向外延伸時，遺址範圍也隨之向外擴展，最後形成遺址的現有分布範圍。

七・結論與展望

以上為浦邊遺址二〇一〇年第三次試掘的結果。從現存貝塚的分布來看，浦邊遺址雖然已經遭到人為活動相當程度的擾亂，以及自然侵蝕的破壞，但檢視試掘探坑與人工抽樣鑽探的結果，浦邊遺址的現存範圍、文化層的厚度、和所蘊藏的文化資產內涵等，仍然是相當可觀的。

依照本研究所做的密集且全面性地表徒步調查所得的結果，以及在貝塚露頭①和貝塚露頭②所在農田上，所做的 27 孔人工地層鑽探所得的地層堆積情況，浦邊遺址的貝塚堆積現存範圍，分別分布在貝塚露頭①、貝塚露頭②、和貝塚露頭③。這三處貝塚露頭的地方，應該屬於原有遺址分布範圍的邊緣。觀察浦邊遺址現在的地形（參見圖四、圖五），由於貝塚露頭①和貝塚露頭②與無名小溪之間的區域，因為水池的開挖、農路的闢建、土地重劃等人為活動，有非常明顯的高低之別，落差在 1.5 至 2 公尺之間。由於貝塚露頭②的貝塚堆積開始在地表下 20 至 30 公分，最厚約 100 公分，而貝塚露頭①的貝塚堆積開始在地表下 25 至 35 公分，最厚僅約 20 至 30 公分。因此，這些地勢低窪的地方，即使地層中有貝塚堆積的存在，也已經被上述的人為活動所剷除破壞，而不可見了。

根據現有調查研究所得的資料，我們可以推估浦邊遺址原有的分布範圍。從地形地貌的現況來看，研判應可以虛線連結此三處露頭，成為浦邊遺址的南側和西

側；亦即遺址的南側可以貝塚露頭①與貝塚露頭②相連為界。西側可以貝塚露頭③所在的無名溪入海口與貝塚露頭①的連結為界。至於遺址的北側可以無名小溪為界，而東側可以貝塚露頭②向北延伸至無名小溪為界（參見圖四、圖五）。

浦邊遺址出土多樣的文化遺物，和豐富的生態遺留，這些寶貴的考古證據，讓我們有機會瞭解浦邊的史前居民的生業體系和文化內涵，不僅極富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深具歷史文化和教育意義。近年來，具有類似文化內涵的考古遺址，在金門的其他地區也陸續被發現，例如：烈嶼鄉的青岐遺址、西湖遺址（陳維鈞 1999）、以及金城鎮的后豐港遺址（陳仲玉、劉益昌 2001）。雖然，只有浦邊遺址與后豐港遺址曾經過考古試掘，並有絕對年代的數據，不過，因為這些遺址的文化遺留經過比較分析，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徵，且分布在一定的地理範圍內。因此，這些遺址被歸類統稱為浦邊類型（郭素秋等 2006）或浦邊文化（陳仲玉 1999）。姑且不論這些遺址在考古分類學上，被歸類為考古類型或考古文化，這些遺址的共同文化特徵「以紅褐色夾砂陶為主，器型以鉢形器為最主要器類，罐形器僅見少量，並出現多量的條印紋、梯格印紋、格子印紋等幾何形印紋陶、刻劃紋飾、壓印血蚶等貝紋，和少量陶拍，另外在青岐遺址並採集到長帽形實心平底的陶支腳和陶蓋，而在陶器製作上在陶容器的內、外器表上常可見到修整的平行凹槽」（郭素秋等 2006, 26）。基本上，這個認識著眼於紅褐色夾砂陶的討論，而忽略了灰黑色系的陶容器變異。本次浦邊遺址的試掘，陶片確實以紅褐色系為大宗，共 1,019 件，佔了總數 1,161 件的 87.77%。且鉢形器的數量明顯多於其他器型，以紅褐色系的口緣數量來看，總數 149 件，鉢形器就佔了 142 件，高達 95.3%。不過，灰黑色系的口緣，共 13 件，包括罐形器 6 件，鉢形器 7 件，比例近乎相同（46%：54%），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紅褐色系和灰黑色系在各坑層的分布，大致維持相同的比例，兩者在數量上的消長，並不因為層位的不同，而有變化（參見表二）。更者，就浦邊遺址陶容器的器表裝飾紋飾而言，繩紋是此次試掘出土最多的紋飾，共 102 件，佔紋飾陶片總數 243 件的 42%，超過條紋 64 件、劃紋 59 件。不同裝飾紋飾的數量消長，是否與所屬年代的先後有對應關係，也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現象。參照浦邊遺址所測得的絕對年代，普遍早於后豐港遺址的年代，因此，筆者以為陶片器表裝飾紋飾的變化，似乎有從屬於早期的浦邊遺址以拍印繩紋為主，條紋次之，到晚期的后豐港遺址則以拍印條紋為主，斜方格紋次之（藍敏菁、劉益昌 2002, 13），而不見有繩紋的記錄。

由於陶質遺物，尤其是陶容器具有高文化敏感度的特性，較能反映人類行為的變異或文化差異。因此，以下討論針對浦邊文化出土的陶容器和其他陶質遺物與周邊地區同時期文化的相關遺留，進行比較分析，討論其間的異同，進而探討浦邊文化的可能文化類源。

如上所述，根據絕對年代的測定數據，浦邊文化的延續大致在距今 4,800 至 3,400 年前之間。依據現有的資料顯示，這段期間鄰近周邊的史前文化，包括福建北部沿海地區和閩江流域的曇石山文化，與之後的庄邊山上層類型文化（或稱黃瓜山文化），以及福建南部沿海地區東山島的大帽山文化。其中，距今約 5,000 至 4,300 年前之間的曇石山文化，代表遺址曇石山遺址曾經過多次發掘，學者對其文化內涵和文化特徵，基本上已經能夠掌握，其中有關陶器的敘述大致為（林恭務 2005, 82）：

（5）陶器普遍採用了輪製技術，器形規範，成組陶窯羣的發現，反映了製陶業有一定的規模。生產的陶器以夾砂灰黃陶和泥質灰黑陶構成主要陶系，夾砂陶約佔三分之二，泥質陶約佔三分之一。晚期還出現了一定比例的達千度以上的灰褐硬陶。器類增多，型態繁雜，除傳統器類外，出現了一些新的如塔式壺、圈足盃、筒口杯、三足釜形鼎等等器類。在陶器裝飾方面，夾砂陶器的表面多盛行拍印紋，以條紋、繩紋、條紋與刻劃紋的交錯紋飾最常見；泥質陶的表面則多素面磨光。還有少部分器物的口沿部或腹部，有施寬帶狀或卵點狀紅彩的現象。

與曇石山文化相較之下，金門浦邊文化的陶器製造為手製而不規整，常見器內壁有手掐捏痕跡，器形簡單，以絕大多數的鉢和少量的罐為主，主要陶系為紅褐色夾砂陶，並未發現泥質陶或硬陶，器表裝飾紋飾主要為拍印繩紋、條紋、和刻劃紋，未見彩繪紋飾。從這些差異來看，很明顯的，二者之間的關係，似乎存在著若干隔閡而不密切。

至於庄邊山上層類型文化（或稱黃瓜山文化），年代距今約 4,300 至 3,500 年前之間，與曇石山文化在年代上恰好可以接續起來，不過有學者指出，因文化內涵與曇石山文化略不相同，二者之間尚不足以說明是承繼的關係，反而比較可能是取代的關係（林恭務 2005, 86-87）。其文化特徵大致為：

1. 近海、近江的捕撈經濟比重仍高，發現干欄式建築；
2. 生產工具以磨製小型石器為主，骨器、貝器出土數量多，硬陶出現，彩繪紡輪；

3. 生活用器，砂陶和泥陶、軟陶和硬陶的比例約略各半。以澄黃陶、施赭或黑赭色陶衣的灰硬陶和彩繪陶最富特徵。陶容器新出現多種型態，裝飾紋飾複雜，拍印紋上再施陶衣，還有一定數量的彩陶。

以較為敏感的陶器而言，庄邊山遺址上層出土的陶容器多為泥質陶，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器表裝飾以拍印條紋、條紋交錯、柵籬紋、方格紋、斜籃紋、和繩紋最常見。最具特色的是施深淺不一的赭色陶衣和彩繪於泥質澄黃陶和灰硬陶表面，陶容器器型多樣（福建省博物館 1998）。至於黃瓜山遺址下層，出土以灰褐、黃褐色為主的夾砂陶，數量不足百分之二十，器表裝飾則以拍印紋為主，其中繩紋較常見，但紋飾更複雜。上層夾砂陶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仍然以拍印繩紋為主。泥質陶則從下層的近百分之八十，到上層減少至僅剩百分之三十五，都以施黑赭陶衣為主。黃瓜山遺址上下層位出土的陶容器的器型多樣，紡輪都是扁梯形，上施黑赭彩繪、陶支腳都出土實心圓柱狀（福建博物院 2004）。

與庄邊山上層類型文化（或稱黃瓜山文化）相較之下，雖然有學者依文化特質，尤其是陶容器的類似性，如鉢形器、矮圈足、凹底器、陶支腳、印紋紋飾等，認為與同時期分布在閩江流域的庄邊山上層類型關係密切（郭素秋等 2006, 184）。並認為浦邊類型出現的年代，距今約 4,000 年前，適逢海侵時期，生活在閩江口一帶的史前人類，因海水面上升，被迫遷居，而移至金門居住（郭素秋等 2006, 188）。另外，陶容器內外器表常可見平行凹槽的修整痕，出現在珠江口較早期的寶鏡灣遺址，因此推測可能亦有來自珠江口的移民與庄邊山上層類型的人們共同居住，而發展出獨具特色的浦邊類型（郭素秋等 2006, 188-189）。不過，這種看法就目前的資料來看，似乎應該只能保守地說浦邊類型或許與北方的庄邊山上層類型或南邊的珠江口的史前文化有所接觸，但尚無法就此斷定此種接觸是文化上的，或甚至是族群遷移的結果。但總體而言，在出土的文化遺留的表現上，庄邊山上層類型文化呈現多樣化、類型也較繁複，加上浦邊文化遺址並未出土泥質陶或硬陶，也未見彩繪紋飾，因此，就文化內涵的本質而言，二者之間還是異大於同。

由於金門地區已知的浦邊文化類型遺址的保存狀況都不好，其中只有浦邊遺址和后豐港遺址曾經過極小規模的試掘，出土的文化遺物數量相對稀少。雖然觀察其文化特徵，有幾項可能存在於周邊同時期或較早的史前文化類型中；但是這些周邊的文化類型出土的陶質和石質遺物數量豐富、器型多樣、紋飾複雜、並有彩繪硬陶，以及豐富的骨角器和貝器（林公務 1998；福建省博物館 1998），並非浦邊類

型可以相比擬。也因此，以目前的資料，對文化類源這個問題，似乎尚無法有效地做進一步的推測、甚或連結。雖然福建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框架和內容，近年來已經有長足的發現和進步，但是，就如學者早年所指出的，不可諱言的，仍有諸多缺環，而考古實際工作上，也存在著局限性和不平衡性，這些都需要考古學者努力去填補和充實（福建博物院 2003, 15）。

倒是位於福建南部沿海東山島的大帽山遺址，年代距今約 5,000 至 4,300 年前之間，所處的地理環境與金門地區相近，因此表現出來的生業適應型態大致類似。而且大帽山遺址出土的陶容器在質地、顏色、和紋飾上，非常類似浦邊遺址。也是以夾砂陶佔絕大多數，約百分之九十五，器表顏色以淺褐色為主，次為紅褐色，以及少量的灰陶和黑陶，器表裝飾紋飾也是以拍印繩紋最常見，但較為多樣（福建博物院、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 2003），顯示二者之間有某種文化相似性或關聯。不過，大帽山遺址出土的陶容器，在器型上比浦邊遺址略為繁複，包括釜、罐、豆、盤、碗等。加上浦邊遺址並沒有大帽山遺址陶容器器身施紋的方式，而浦邊罐口內側平行條紋也不見於大帽山遺址，顯示二者在文化表現上，也有不同的地方。就年代分布而言，大帽山遺址的年代屬於浦邊文化遺址的早期階段，到底二者之間的關係如何，的確有必要做進一步深入的探討。

最後，就金門地區的考古學研究而言。有感於金門地區的特殊歷史發展背景，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蘊藏於其中的考古學資料和證據，對瞭解金門地區，乃至於大陸東南沿海，以及臺灣等地的史前到歷史時代的文化發展、變遷、和互動的過程，皆有其重要性。因此，筆者曾在幾個不同的場合（2006, 2010），明確地指出雖然金門的區域考古學才正開始起步，但其成果無疑將提供我們有關金門地區人群適應和文化發展的重要資訊。就考古學資料而言，金門的島嶼環境，提供一個自然的、界線範圍明確的區域。加上人文歷史發展，因為兩岸長期的軍事對峙，眾多軍事設施的構建，使得考古地表調查因為無法進入，而無法進行，以致於阻礙了金門地區考古學的發展。不過，早年因戰地政務的緣故，建設緩慢，以及軍事設施的封閉，也有可能因此而保存了考古文化資產，這在往後的考古學調查研究過程中，應該可以得到證實。

為了確實而有效的掌握金門地區珍貴的考古學材料，以瞭解這個地區的歷史脈動，後續研究應該優先進行系統性的全面地表調查，畢竟考古遺址的分布，並不受限於現代行政區的人為界線，或是現代軍事設施的設置。更何況島嶼本身即是一

陳維鈞

個自然地理區，範圍確定，理應整體考慮，並積極加以進行。除了全面性地表調查，瞭解金門地區考古遺址的分布情形，和其文化內涵之外，相關的研究課題，例如為了改善土壤，而進行客土搬運，所造成的遺址破壞或遺物移位，應從考古遺址的形成過程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著手研究。另外，有關聚落型態與島嶼生業適應亦應整合研究、而同時性文化類緣的比較研究、以及異時性的文化發展過程和變遷的研究等，也都是重要而應該同步進行的。

(本文於民國一〇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收稿；一〇八年四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朱正宜等（朱正宜、張益生、劉鵠雄、蘇清全、戴瑞春）

- 2013 《金門 1-1 道路穿越后豐港工程影響遺址範圍考古試掘評估計畫成果報告》，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金門縣文化局委託，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執行。

林公務（林恭務）

- 1998 林公務，〈福建境內史前文化區系類型初論〉，于炳文主編，《跋涉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七五屆畢業生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頁 98-113。
- 2005 林恭務，〈福建沿海新石器時代文化綜述〉，發表於連江縣政府文化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主辦，「中國東南沿海島嶼考古學研討會」，連江縣：馬祖民俗文物館，2005.10.29-30，頁 75-90。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 2011 〈金門旅遊地圖〉，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政府。

郭素秋等（郭素秋、劉益昌、戴瑞春）

- 2005 《金門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研究（史前期）》，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執行。
- 2006 《金門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史前時代後期）研究》，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執行。

陳仲玉

- 1999 〈福建金門金龜山與浦邊史前遺址〉，鄧聰、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第 2 輯，廈門：廈門大學，頁 52-61。

陳仲玉、董倫道

- 1995 《金門地區考古遺址初步調查（一）》，內政部營建署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執行。

陳仲玉、劉益昌

- 2001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六期），金門縣、連江縣》，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陳仲玉等（陳仲玉、董倫道、黃信凱）

- 1997 《金門島考古遺址調查研究》，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陳維鈞

陳維鈞

- 1999 《金門島史前遺址調查研究（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
- 2006 《金門縣金龜山貝塚遺址考古發掘》，金門縣金城鎮：金門縣文化局，浯島社會研究叢刊。
- 2010 〈浦邊遺址地層鑽探初步結果〉，協助金門縣文化局進行「下塘頭至晨光教養家園聯外道路改善工程」穿越浦邊遺址的影響評估報告。

楊天厚、林麗寬

- 2007 《金門縣金沙鎮志》，金門縣：金沙鎮公所，修訂二版。

福建省博物館

- 1998 〈福建閩侯庄邊山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8.2：171-227。

福建博物院

- 2003 〈福建考古的回顧與思考〉，《考古》2003.12：7-18。
- 2004 〈福建霞浦黃瓜山遺址第二次發掘〉，《福建文博》2004.3：1-18。

福建博物院、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

- 2003 〈福建東山縣大帽山貝丘遺址的發掘〉，《考古》2003.12：19-31。

藍敏菁、劉益昌

- 2002 〈金門後豐港遺址的試掘結果及其意義〉，發表於「2002 年台灣的考古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12.09-10。

蘇啟明等（蘇啟明、成耆仁、吳國淳、張慈安、羅煥光、江桂珍）

- 2000 《金門地區歷史考古第一次田野調查簡報》，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歷史考古小組。

小山正忠、竹原秀雄

- 2010 《新版標準土色帖》，東京：日本色研事業株式會社，第 32 版。

日本陸地測量部測製

- 1988 〈金門島〉，《中國大陸五万分の一地圖集成 III》，東京：科學書院，第 1052 幅。
- 1994 〈金門島〉，《中國大陸五万分の一地圖集成 V》，東京：科學書院，第 2343 幅。

Cultural Manifestation and Distribution Boundary of Pubian Shell-Midden Site on Quemoy Island

Wei-chun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ubian shell-midden site is located on the gentle alluvial slopes along the coastline northwest of Mount Taiwu on Quemoy Island. When the site was first discovered, there were small-scale test excavations that unearthed cultural remains such as pottery, stone artifacts, and a wide array of ecofacts. Archaeological sites with simila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Houfenggang site of Quemoy Island, as well as Qingqi and Xihu sites of Lieyu Island. Collectively, they are all categorized as Pubian Culture by scholars. Of the Pubian Culture sites, only Houfenggang and Pubian were test excavated. As for the rest,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explore their cultural manifestation and distribution boundary. In view of the above, this study targeted and undertook an int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pedestrian survey on the Pubian site. Methodically, there were manual shallow drilling on shell-midden outcrops and random test excavations of key outcrops. These were consolidated by subsequent collection of soil samples for analysis of ecofacts and pollen. The objective is twofold—to explore Pubian's cultural manifestation and possible distribution boundary, and to compare cultural manifestation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cultures and sites along the coastal areas in the Fujian Province.

Keywords: Pubian site (Culture), shell midden, Quemoy Island, cultural manifestation, distribution boundary